

¿Quién serás esta noche en el oscuro sueño,
del otro lado de su muro?

—— Neruda

自深深处 / 以梦为马 / 筑梦空间

筑人



背后的故事

作者：盛夏 / 野林子

卸下所有的伪装与掩饰，夜深人静之时，梦境带领我们回到意识最深处的渴望与感受，成为自己。

汤公与莎翁，戏梦四百年。四百年前，东方的汤显祖因情生梦，因梦成戏，成就“临川四梦”；而在西方，莎士比亚则用十四行诗的浪漫和超脱俗世的幻想写出了《仲夏夜之梦》。无独有偶，这一期的《筑人》，选择以“梦与幻想”为主题，探索前所未有的创作方式，经历不可思议的思维历程。介于现实与虚无的模糊边界，我们尝试描述一些不可名状的微妙，传达一些只存在于思维之间的碰撞。

第一篇章——“自深深处”，以王尔德最深情而又最痛苦的情书为名，触碰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最柔软的部分。幻想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神奇本能，而梦则是日日夜夜引领我们通往内心深处的轻骑白马。我们通过幻想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亦或回忆过去的不堪与悲伤。在梦里，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筑人杂志社发起关于梦的讨论，《浮世绘梦》就是对这些思想的汇总。我们不去做梦的解析，只是思想的搬运者。《红色斗篷》和《最后的梦》两篇文章正是朋友们在这个讨论的启发下创作而成的。在这两个小故事中，梦教我们如何寻找，又如何面对。在第一章的末尾，一个科学，一个浪漫，建工学院团委书记徐洁老师和医学院心理工作室的同学们分别为我们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学知识和以梦为主题的诗歌。

第二篇章——“以梦为马”，则是对文学、音乐等作品中梦幻世界的深度解读与二次创作。《山海经》是一部充满幻想的地志小说，《梦游山海》化大千世界为一梦，深入浅出地构画出古人的世界观。《红楼梦》本身就是一场“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的梦境，满嘴荒唐尽述凄凉。提起能让人做梦和幻想的音乐，一定少不了 Shoegaze 和 Dream Pop。最后我们也收录了一个推理小说和科幻电影迷的科幻畅想，让他带我们前往迈尔的梦想之中。

第三篇章——“筑梦空间”，回到建筑，回到城市，探讨我们怎么看待其进化中最大的动力——想象力。“You are a thinker, before you are an architect.” 为了让更多同学受益于“筑人 Talk”，我们将第一期中与 ShanShan Qi 老师对话的内容整理成文，在本刊中完整呈现。“筑人 Talk”有别于采访的一对一模式，也有别于讲座的灌输或展示，是筑人全新打造的线下交流活动，采用了形式自由，交流双方更为平等的对话方式。同时，我们征得野城先生同意，将《大建筑：乌托邦的历史》一文转载，让更多同学能够对空想建筑和巨构建筑进行思考。在 16 期的最后，是筑人杂志社成员以“梦与幻想”为主题进行的海报画设计。

卸下所有的伪装与掩饰，夜深人静之时，梦境带领我们回到意识最深处的渴望与感受，成为自己。或惊心动魄，或奇幻甜蜜，或荒诞可笑，但这一份真实，却不可多得。



筑人 · 拾陆

02 卷首语 / 盛夏 & 野林子

自深深处 De Profundis

- 06 浮世绘梦 / 群体
- 14 红色斗篷 / 徐沛
- 16 最后的梦 / Enidcry
- 18 先读心，后攻心——生活中的心理学漫谈 / 徐洁
- 20 拾梦 / 浙大医学部心理工作室

以梦为马 August Poetry

- 24 梦游山海 / 谭建良
- 26 石头的故事 / 何克
- 28 Smoky Bubbles / lilimobs
- 30 迈尔之梦 / 董白羽

筑梦空间 Build Space

- 34 筑人 TALK-01: 对谈 SHANSHAN QI / 戚山山 & 王莉娜
- 41 在钢混设计的日子里 / 黄腾腾
- 44 大建筑：乌托邦的历史 / 野城
- 48 DREAM EQUATION / 筑人杂志社
- 62 万象 / Littlesun Girl

调查
estudio

梦是什么
¿Cuál es el sueño?

红色斗篷
la capa roja

诗集
poesía

生活中的心理学漫谈
Una charla sobre la psicología de la vida



此文由筑人杂志社采访整理而成。
我们不做梦的解析，只是思想的搬运者。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

浮世绘梦



1 你有没有一个永远都不想醒的梦？

東 靈：如果是一个“好”梦，“我”会考虑就这样睡下去了。可是长久的处在一个“好”的梦境里，我就会模糊了好和坏的界限，结果就将是没有“好”“坏”之别，因为我们只是生活在我们的感受中，而感受总是相对的。假如在梦中我还有意识，那我将会不知所以地经历着梦中的一切，或许又能从中生出很多的感受来，那和现实的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区别呢？从不知所以到有自己的感受再到为之所累最后祈求新的解脱做一个“好”梦；又或许梦中的我不能这样，那就只能没有感受仅仅存在着在一个自己都无法分辨的环境中过着永远没有终点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状态不也是和现实的生活有某种相似吗？所以有死亡，幸好现实还有一个叫做“死亡”的所谓终点。无论如何，现在和那时觉得的“好”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她能具有的意义和力量，尽管已经十分迷人。做着 一个“好”梦，却无论如何其实是在过又一个“人生”而已，我是想醒来还是反之呢？

如果是一个坏梦，也许我的确会被惊醒，可是我总觉得坏事是没有顶点和终结的，我总想知道事情到底还能坏到一种怎样的程度，我到底会被挫折到一种怎样的境遇，我到底将在这坏事中被历练得怎样强大。只要梦不会醒，既然坏事没有止境，那我的成长也就没有终点，我就永远处在发展和革新之中，越想我就越被吸引，当我陷入这样一种矛盾之中我该怎么办呢？是在梦中克服梦中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懦弱还是遏制住自己内心强烈的反抗之心？然而要把这样一件事情交给一个睡梦中的人来做，我实在想不到什么比这更加荒谬和有趣的事情了，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个强者必然面对的悲剧”和“需要冲破的边界”吧。

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说到底只是就“心中的愿望”做出询问，回答“想”或者“不想”，“这就是我的感受和想法”，就再好不过了，细细一想，反而感到着迷和恐惧了。

Plasta：15、6岁做过一个很美的梦，醒来觉得有点遗憾：站在小时候家乡的小区里，树木很茂盛，院子里没人，应该在夏天，在奶奶家对楼的三楼的位置（那里是一个儿时玩伴的家，我曾经常在那个位置叫他的名字）有一个漂浮的蓝色星球，应该是气态和液态混合的球形，有的地方透明，有的地方还在流动。它就在三层那个位置上下漂浮，我伸手去够它，它就稍稍向上飘一点，手向下落，它也跟着手下落。有时候还能触碰到，冰冰的，手指可以轻轻的穿透它的表面。醒来回味很久，讲给父母听过。

周江伟：梦到一个人的笑容，难以描述，却格外宁静，对于炸了一周的我来说这样的感觉大概是会上瘾，一直到下午1点，我才因为室友急促的敲门声醒来。梦里一直是那个人的笑容。

朱尔璞：高三有一次梦到跟一个不知道是谁的 boy（感觉十分二次元，头发很软皮肤很白的可爱型的样子）在一个像插画糖果屋里的街道（建筑有点像巴塞罗那高迪的古埃尔公园但好像更粉嫩一点）逛街，还下了雪像棉花糖……然后两个人都戴着萌萌的围巾帽子，很高兴地聊天，还一起在一个女巫开的电影院里看了电影，看完电影他就要先走了然后迷迷糊糊有点清醒过来，场景又切换到了我妈办公室（哭泣），然后醒来是在高三时租的学校旁边的公寓里。

毛荷月：有啊，肯定梦到了好事，比如有男朋友了。（认真脸）

董小洋：关于爱，永远都不想醒的梦。

汪儒灏：梦到一个特别想念的，喜欢的人的时候。

麻 糰：有啊，梦到去听 idol 的演唱会，然后他点了我的名，拿到了进后场的福利，一起去宵夜。

王映微：一个人去冒险，去了很多地方，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所爱的人在。

2 你有没有想过，梦里是另一个真实的世界，而现实是另一个梦境？

王鉴可：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柒 觞：有时候在想，何为“梦”，何为“我”，我将梦中的我看为梦，岂知梦中的我看我时不是在看梦？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人总愿意逃避不愿面对的事物，曾经在游戏里面对过这样一段剧情：一边是由所有美好交织成的梦境，没有家破人亡，没有世事沧桑，就算明知是梦，依旧不愿醒，然而溺于其中，便一辈子都醒不过来。另一边，是残酷冰冷的现实，村人被屠，丈夫入魔，她将自己的儿子亲手杀死，醒过来的她，也许会因为无法面对现实最终求死。那么你，会选择告诉她事实，还是让她永远沉睡在梦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但求不论何时何地，能够问心无愧。

野林子：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做梦，梦里全是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却发生着不同的故事，仿佛平行世界。有时候实在现实中有太难面对的事，还可以在梦里笑一笑。

Plasta：有想过，但是觉得这个逻辑说不通。

梦和现实如果都被我所意识，那现实则更为连续，梦与此相比就失真很多。

如果梦是另多个真实的世界，（比如它是不同空间的我的实体）那现实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没有道理我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最多。

不过我还是相信梦和现实（未来）是有隐秘联系的，不仅仅是大脑的加工。

皮 蛋：看到这个题目想到新海诚最新的作品《你的名字》，就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通过梦境互换身体，到对方生活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女主本应三年前在一次陨石坠落事故中丧生，后来两人互相帮助，一起努力，拯救了被陨石毁灭的小村子。

麻 糍：庄周梦蝶吗？我倒是听过另一种。多维空间的意识轮回。

想象一片广阔无垠的田野，有一条乡间马路，上面有许多辆卡车在行驶。此时你（你的意识）就坐在其中一辆卡车上，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触发），你的意识会跳出此刻的这辆卡车，

转而进入后面的卡车上。事实上。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所有卡车中，都坐着一个你。只是现在这个“你”的意识，在此刻的这辆车上而已。所以你会重复一段前一辆卡车行进的路径。挺诡谲的一种说法，但是这可以很好的解释了在第一个问题里所经历的“画面闪回”。卡车不过是平行时空的一种隐喻。

陈李翔：没想过。这种理论仅仅可以成为一种说法而已。有人会说，因为这么说让他们感到舒服，或者得到某种满足，但他们并不是真心这样认为。

毛荷月：从没想过，现实有全方位的感觉，而梦都是视觉引起的内心波澜，还是很片面化的。

匿 名：有时候会想，梦或许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你依然是你却又不是你。或许那个你，正是你想要变成的模样，他用你想生活的方式替你过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又或许那个你，和你有着一样的性格却在每次面对 A 与 B 的选择中和你选了相反的一个，于是你曾经有过的后悔，在那里不曾出现，而你也圆了梦中的自己许许多多的遗憾。偶尔，他会和他的梦境里看见你现在的的生活，也许羡慕也许后怕也许有着千千万万提醒和担心，正如你在梦里或流泪或微笑或感动或怀念。古人也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我们彼此用梦作为连接的通道，去感受那些或许被我们错过的人生。

流 年：从来没有，梦就是梦，现实就是现实。

一个不愿署名的吃土黄担：很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有很多个平行时空。

董倬诚：这个的确想过啊。我总觉得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梦里的世界，我们每晚都换一个身体。假如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游戏账号的话，我们现实世界的躯壳就是只能自己一个人用的，每天醒来时上线，睡觉时下线；但梦里那个世界是公用的，每晚都有可能有不同的人登录，你下线之后会立刻有另一个刚睡着的人填补进来，所以我们总觉得梦境没头没尾的，其实是因为上一个人才打到一半我们就登进来了。

无名氏：想过。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里，能可知可感的都只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官的感受，所以，说到底，在现实中我们也是，并且只能是活在自己的维度里的。那么外部世界是真实的吗？或许只是一场八点档连续剧而已。



3 有哪些梦是你醒来之后会感叹「幸好是个梦」？

王鉴可：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观《射雕英雄传》听其中词《四张机》“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而后梦得此景象，惊醒后感慨。

Plasta：好梦坏梦都没有这种感觉。一般是“早知道是梦就再勇敢点，任性点，放开点……”发现在梦里的性格还真是和现实的性格一模一样啊，敢做的还是敢，不敢的还是不敢，连选择都一样，只是梦境会有离奇，跳跃，没有逻辑的场景，现实则规矩平凡的多。所以一般醒来都会细细想一下，有时候没完全醒来，则还能继续回到刚才梦里，这时候似乎能稍稍操控一下梦的场景，但是梦里的自己还是老样子。

董小洋：梦见亲人离世，或者梦见自己造成了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会感叹“幸好是个梦”。

東靈：这梦一定是这样的：斗争而绝望，反抗却无力，就和现实是一样的。只是在现实中，我却没有被惊醒这一幕，不能够嗟叹之后如释重负，视之为烟云，然后安慰自己说：“幸好是个梦”；在这样的梦中，只能感觉到满腔的悲愤和无奈，就和现实是一样的。只是在现实中,我更有去改变和证明的决心和勇气。所有对于这样的现实,我却会在我醒来后感慨“幸好不是梦。”

周江伟：梦到我处在一个房间里，有过道有门，后面有无形的力量在迫使我必须时刻跑动，每打开一扇门就会出现新的房间，新的过道，新的门，我必须不停地开门，不停地穿梭。但每次开门都会看到一段我过去的记忆，我无法预测门后是怎么样的记忆，可能是最深处不愿触摸的，打开门后，这些记忆扑面而来猝不及防，我想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回忆自己最想躲避的过去。醒来之后，整个人被冷汗洗过一样。

胡潇潇：做到过一个梦，我有异能，能够把自己嵌在墙壁里然后别人看不见我（真的毫无卵用）。然后有一个杀手一直追杀我和同学们，因为这个技能我自己一个人最后活了下来，同学们全部被暗杀了，而我自以为逃过了追杀。梦的最后，心情轻松的走在陌生的道路上，四周都是人没有墙壁。这个

时候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一回头，杀手对着我笑。**无名氏：**看完伪装者那一阵，神志不清，有一次梦到自己是 个卧底，在湄公河丛林中的一个茅草屋里被头目审问，头目怀疑我的身份，而我身上确实有一个未来得及发出的密件。头目像是能看穿我的想法，对着我的口袋就是一枪，一并打毁了文件，我又惊又惧但是没有感到疼痛，站起来逃跑但是身后变成了悬崖，一头栽了下去。

庄逸帆：美国大兵侵占高中校园，说要同学们自相残杀只有幸存者可以出去…好像饥饿游戏。然后学校里的天文台其实是导弹的发射塔，钥匙就藏在同学手中,大兵们在找那把钥匙。

赵尔卓：被困在用粉笔线画在水泥地上的迷宫里，自己变成了二维平面的存在，并且有一个影子形式的怪物在追赶我。后来发现可以在粉笔线上跳跃，但是迷宫的边界似乎是无限的，因此依然跳不出去。

陈子威：噩梦啊，比如世界末日什么的。

马春兰：外星人入侵？进入异次元世界？所在校园发生枪击案？被追杀？地球人逃离地球？（做梦我是专业的，认真脸）

4 有没有一直会梦到同样的场景？有时候还是连续的？

王鉴可：连续数日梦到“泛舟东出明霞岛，泊船西入暗月礁。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亦是读《射雕英雄传》而感。

野林子：大概自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梦到同样的场景，是在一片山野间，山不高，总有一道山门，有时我是出去，有时是进去，周边的事物也会有所变化，会有春天遍地的野花和小径，也会有冬天漫天的白雪和皑皑山崖，但山门是不变的存在。也许现实和梦境早就缠绕在一起，从前那些太过隐约的记忆才会出现在梦中。就像十二三岁时看到初中北坡后面的寺庙，总想着有一天要去那里的尼姑庵修行，又像是五六岁那会儿和爷爷去田埂间的水渠上，闭上眼，全是白杨飒飒。

匡 名：说出来可能不信，隔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我曾做过两个连细节都完全一样的梦。大概可以叫大雄历险记吧。梦里，一个蓝胖子剧场版中经常出现的时空犯罪者，在大雄的世界里杀了一个人，然后刚好被大雄看到了，大雄试图制止的时候却被凶手把刀塞到他手里。这次凶手的黑科技實在是太过高端，时空巡警也找不出漏洞，他们认为大雄就是凶手。可是蓝胖子相信他，于是他们开始逃亡，这一逃就是十年。十年后，大雄再也不是那个呆萌的小朋友，他老了，累了，满脸胡渣。他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当他认命的想回家再看一眼爸妈的时候，在家门口，他看到了时空巡警。他不想再辩解再逃，低下头伸出了双手。这时候，时空巡警却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他们找到真正的凶手了，但找不到他，就在他家等着他回来了告诉他。大雄想起了自己十年的苟且偷生，看着已然老去的爸妈，觉得真是无限嘲讽。

L-younger：我经常梦见齿轮，一圈一圈黑色的齿轮，一齿镶嵌着一齿，一直转，转到醒来。我也经常梦见门，门里又是一道门，门后又是门，然后绵绵无绝期，直到天亮。

皮 蛋：我一直会梦到在外婆家门口的河里游泳，但是我明明不会游泳。还有就是会梦到被追杀，各种各样的追杀，有武侠情节的仇杀、莫名其妙被追着的逃亡、还有梦到参观动物园被发狂的动物追着跑的……

马春兰：一直梦到同样的场景没有，但是连着三天做连续的梦居然出现过，然而我已经不记得这个连续剧讲了什么了啊摔，那么有纪念意义。

谭笑：有啊，有一次做噩梦外星人侵略地球被吓醒了，继续睡还继续做连续的噩梦，就不敢再睡了…

董倬诚：好像有几个场景是从小到大一直梦到的，一个是讲晚上九点多的样子，天很黑，我待在一个乡村的小学校里，周围的平房围成一圈教室，孩子们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打闹。中间有一个传达室一样的小屋，屋檐下点了一盏很黄的破灯，我就缩在墙根底下抽烟，等着我心爱的女孩子，她好像是这里的老师。

另一个讲的是在城市中心，高楼拥挤的地方，建筑都是灰灰的，天光也很灰，但是不暗，外面在下雨，路上车堵成一片，各种黄色红色的车灯光流得到处都是，我在公交车亭下躲雨，等公交车来。

这两个地方我至今想去。

伍 玥：有时候会做同样的梦，上楼梯之类的，也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事情，觉得自己之前梦到过，连细节也一样。

5 你失眠吗？失眠时在想些什么？你是如何排解失眠的困扰的？

毛荷月：偶尔失眠，失眠一般都是心里有事情，我都是会列计划告诉自己这个事情明天把小计划一步步完成就不会有问题，是可操作的，别担心，然后就睡着了。

野林子：间歇性失眠。总是失眠到早晨鸟儿叫，才能安心睡去。失眠时候想的实在太多了，如果第二天有事，就会细细想做这件事的每个步骤和可能的问題。如果是莫名其妙的失眠，就是脱缰的野马，不断的回忆从前的事，好笑的，难过的，美好的，羞耻的。

后来发现了很多排解的方法，首先是心态的变化，当清楚的知道自己五点左右就会睡去，也就不那么担心了。然后是很多具体的方法，会在睡前喝杯牛奶，找人道个晚安等等，倘若真的睡不着，就爬起来打坐，身体会很累，慢慢就倒下了。

谭笑：第二天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会失眠，失眠的时候会想到看过的鬼故事和恐怖片，也会想伤心的事。没办法排解，大概是数羊吧。

周江伟：失眠过几次吧，失眠的时候想睡觉和想为什么睡不着觉，再多一些就是很浅层的一些忧虑会发作，写过诗，数过羊，盯着手机屏幕强行让眼睛疲劳，或者满屋子乱窜，实在睡不着的话就歇斯底里，通宵看电影，彻夜发神经。

庄逸帆：有时候，在想要是自己是个机器人就好了，有个遥控器按一下就能睡着。实在没办法听英语听力就一定能睡着。

王晔微：很少很少; 想为什么自己睡不着; 看着自己的上睫毛。

陈子威：基本不会，失眠的时候…想学习啊，学习使我快乐。



6 你遇到什么奇特的经历或者自己难以置信的经历？

毛荷月：今年暑假回家剪了一个耍帅的 OL 中长卷毛，一路上都在编纂着跟室友如何装逼说自己做出此重大改变的理由，门打开后都愣了，我俩像镜面反射一样惊讶地看着对方：“你怎么跟我剪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头！”事前我俩从没透露过要改头换面的讯息（她回来的路上想装逼的心情都跟我一模一样），最后讨论发现我俩剪头发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我们是同一天坠落人间的小天使。

野林子：初中住宿时，有一天早上刚起床，关系很好的室友突然对我说了句“你有病啊”，当时真是一脸懵，之前并没有什么矛盾啊。最后觉得一定自己是在室友梦里做了恶人，这么想才想得通。当然小时候的关系过会就好了，可是觉得自己好厉害，好会想，哈哈。

皮 蛋：一直以为鬼打墙或鬼压床是种传说，直到高三有一天晚上，真切地体会到鬼压床的感受。那晚刚躺下一会儿，在意识很清醒（自我感觉）的情况下，感受到灵魂在离开身体，在往上飘，在挣脱束缚，内心很恐慌，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着万一让它飘离了身体，是不是自己就死了。然后一边极力用意志控制着灵魂，不让他离开，一边挣扎着扭动身体（因为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企图睁开眼睛醒来。这样持续了好久，终于费尽力气睁开眼睛，后来好一会儿不敢再睡。

麻 糰：时不时会精神恍惚，觉得眼前发生的事件在之前的某一个时间点已经经历过，完全相同，但是仔细回想的话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自己第一次来的地方等等。有时候觉得挺惊悚。

王驰迪：听说有不少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晚上躺下后，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但是自己却能清楚感受到旁边的动静。有次我处于这状态时，室友问我睡了没，我听得很清楚，但是身体不能动，想说话却没知觉，后来他又问了几个问题，第二天他说昨晚我和他对话了，还以为我没睡。

叶心怡：感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放在我身上特别合适。从小到大的很多梦都是对我白天遇到的事，遇见的人的延伸。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反映文革那个时代的小说，然后晚上就梦到自己身处文革的漩涡中，被抓走批斗；曾经有一次听别人说遇到老鼠的经历，然后晚上就梦到自己比两米高的巨鼠追；曾经很喜欢赵寅成，白天会一直在网上刷他的新闻和消息，然后晚上果然就梦到了呢。梦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东西了，不管是噩梦还是美梦，我感觉都很真实地反应了人潜意识里的想法和性格。

7 当梦到可怕的事，你是如何自己意识到是梦的？

陈李翔：通常是在梦中遭遇绝境的时候，我无法摆脱，就会惊醒过来。比如吧，有个可怕的东西出现在我家里，我闪躲了下，然后跑下楼梯，穿鞋子，可是鞋带怎么也系不上，这时候我的恐惧达到顶峰，然后我就醒了。

毛荷月：就是很可怕啊，都很真实，最后摸到唇边的口水才放心了。

野林子：可能是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过强，好几次做很恐怖的梦都在关键时刻对自己说：“这么可怕，一定是个梦！”，就会醒过来，恐惧不再。有时候也会通过很理性的分析在梦中证明有些事实在现实中不存在，从而告诉自己这是个梦。醒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聪明，哈哈。

吕 君：当梦到可怕的事的时候其实那一瞬间或许因为害怕，人的意识还是有一丝清醒的，如果我不想继续下去了，这个意识会提醒强迫自己醒来。

七月凉雨：太可怕的，直接认定为是在做梦。

皮 蛋：有时候梦到可怕的事，会在梦里告诉自己这大概是个梦，不用太担心，但不会说利用自己知道这是个梦而在梦里做些什么。

麻 糰：如果是少年时开始的那种掉下悬崖的梦境，在失重的那一刻应该就会醒过来了吧。但是如果很逼真，我或许根本不会意识到这是个梦，只会思绪消解，就像在宇宙空间无目的漂浮，然后被吸进黑洞一样。

伍 玥：梦里好像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进行梦中的经历，另一个自我旁观，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

匿 名：跑步怎么也跑不快，想关上的门怎么也关不上，但是却也始终不会被追赶自己的怪兽或坏人追上。

杨佳铭：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上帝视角介入“我”的感知的，梦境中是一种类似电影分镜的展开，而即使在意识到这是梦境之后，梦中的那种恐惧和惊惶依然很真实。

周江伟：梦中的场景里找不到细节，或者当寻找细节的时候，细节被无限放大。节奏和现实生活有差别。

Plasta：从来没有意识到过，醒来之后才知道，或者坠落时感觉不对而惊醒，或者哭声把自己叫醒。

陈子威：好像很少意识到，感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不清梦和现实，有时候醒来还活在惊恐之中（捂脸）。

胡潇潇：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只在自己最危险抑或自身快遭遇险境的时候会突然惊醒。

红色斗篷

作者：徐沛 建筑系 12 级

简介：业余喜欢写作，摄影，旅游和读书。喜欢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化成简单的文字，记录下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温暖。现为陕西省安康市作家协会理事，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寻常”。

山风很大，吹得我的斗篷翻飞不止。我用手紧紧拉住帽檐，风又毫不犹豫灌进帽子里，吹散了头发。走着走着，我突然忍不住回头，看看奶奶是不是还跟在后面，结果发现只剩我一人。



“山上风大，再披一件外套吧。”

“好，那我要穿那件红的。”

我从奶奶手里接过一件红色斗篷，自己披上，转身朝山上走。山路蜿蜒曲折，看不到头，山顶上是很浓的雾，一点点逼下来。山风很大，吹得我的斗篷翻飞不止。我用手紧紧拉住帽檐，风又毫不犹豫灌进帽子里，吹散了头发。走着走着，我突然忍不住回头，看看奶奶是不是还跟在后面，结果发现只剩我一人。雾越酿越浓，我很着急，又不敢大声喊叫，也挪不动脚步向前或是返回去，只好在雾里站着、等着，期盼着下一秒奶奶从雾中走出来，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紫色碎花的褂子和灰麻布的长裤。

就这样等着等着，一下子从梦中惊醒。醒来知道是一场梦，其实在梦里似乎也知**道**：因为同样的场景，我经历过不止一次。

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件红色斗篷，不记得是谁买给我的，总之很喜欢，也常常穿。斗篷是纯红色的，带一个帽子，有很厚的绒，穿起来特别暖和。衣襟前面垂着两根长长的带子，可以系成一个蝴蝶结，每个带子的端头都坠着一个红色毛球，走起路来，轻晃着，我一蹦，它们也跟着跳。大人们都说我穿着这件斗篷像小红帽，这么一夸，我就更舍不得脱了。

这件斗篷早就不知道扔到了何处，就算留着，也已经不能穿了。可它却常常在我梦里出现，反反复复，在同一个场景里

出现。我总能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一件红色斗篷，远远地，走在风里。

上小学的时候寒假放得早，爸妈还在上班。临近过年，我就跟着奶奶提前十多天回老家。老屋在柑树岭的半山腰，上山都是泥巴路，不好通车，我们只能坐车到山脚下，然后徒步走上去。好几公里的山路，往往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奶奶身体还很健壮，也常常回老家帮着干农活。每次都是她带着我，拎着我们俩的行李，走很久的山路，都不用歇息。过了几年，我长高了，脚力也越来越好。奶奶跟不上我的脚步，就让我先走，然后在前面一点的地方等她。我那个时候贪玩，就披着斗篷，头也不回地往山上走，还故意拐着弯跑着。山里风很大，把这件原本不轻的斗篷吹得飘起来，有种飞的感觉。

上山的大路只有一条，奶奶不担心我会走岔。我走一段，找到有大石头的地方，就坐下来等她。边等，边拔了路边的狗尾巴草编个手镯、戒指什么的，打发时间。我不时抬头沿着山路望下去，看看奶奶一步一挪地跟上来，身形一点点变大，变清晰。她走到了，也坐在我旁边歇着。坐下去的时候，要用手撑一下膝盖，晃晃悠悠才能勉强坐稳。我怪她走得慢，她只说，婆老了啊。（在我们老家，都管奶奶叫婆。）那时候我真的小，

不明白这句话有多沉重。只是扭头，接着编完我的狗尾巴草戒指。

小时候喜欢回老家，只是因为有无**数**好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没人管。奶奶从小到大没有说我一句重话，心里偏爱我，事事也都由着我。姑姑也从来不责备我一言半语，农忙的时候脚不沾地，还是依然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起居，生怕我吃不好、睡不好。大人们忙着，我就和妹妹捉“花媳妇”，用针线穿起来，当风箏放。或者在邻居三爷家的楼顶上过家家，他家院子里有棵很大的皂角树，枝叶刚好伸到二楼平台，我们拔下树叶，切碎了喂鸡，还曾经让一窝鸡撑得口吐白沫。有时候跑到别人家桑树园里偷桑葚，然后溜到山脚下水库里淘洗，结果跑的太急，桑葚抖出来，汁液染到衣服上，再也洗不掉了。

后来初中毕业，去西安接着读高中，就很少回老家了。上大学以后回家的时间更少，回老家也就只剩大年三十那一天了。年三十吃完团圆饭，照旧例要上坟，一大家子人都去。除草，点香，烧纸，磕头，放鞭炮。黄色的火纸一点点被火苗晕染成灰色，风一吹，卷着枯草，飘散地漫天飞舞。有些灰烬被风一裹，一瞬间直升到很高的天空，像是要追随灵魂而去了。伴随着嘈杂的鞭炮声，一切都如同一场盛大的祭祀。我捂着妹妹的耳朵，站在远处看着，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的酸楚。

当时真的不觉得有什么，我也是在翻看旧照片的时候，才会莫名地想要回到过去。以前的日子没有什么味道，却让人忍不住想再拿来咀嚼。纳兰性德那句“当时只道是寻常”被人反复引用，因为太过经典。平平几个字，却道出人世沧桑。

无数次梦到，无数次不愿意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我总觉得，是奶奶年纪大了，是我走得太快了，只要我再等一等，再耐心地等一等，她就会慢慢从浓雾中出现，微微弯着膝盖，手里拎着我的衣服，笑着说**我**走得太快了，说我长大了。

我不知道这个反复出现的梦意味着什么。只知道，那些美好的时光是永远都回不去了。奶奶年龄大了，日常起居已是不便，不可能再陪着我走漫长的山路回老家。而老家的那条路也不再是从前的泥巴路。一辆接一辆的私家车从新修的水泥路面上碾过。车里的人，我不认识，他们也多半不认识我。路边没有可以坐下休息的石头，没有可以编成戒指的狗尾巴草，只有一栋接一栋立起来的差不多模样的房子。

老屋空在荒草里，如同年迈的老人驻在时间的流里。再没有谁可以陪我躺在院坝中间看星星，听远处偶尔响起的犬吠……

最后的梦

作者：Enidcry

梦在我认知里开始变得重要，是那一场梦之后。
20 岁的某天，我做了一个唐突诡异的梦。

梦是什么？

有人说它是假面伪装下的坦诚，有人通过它了解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有人把它当预兆，有人依靠它接近一个实际很远的终点。

梦在我认知里开始变得重要，是那一场梦之后。

20 岁的某天，我做了一个唐突诡异的梦。

梦到好久没联系的爸爸，用温柔的语气笑着和我说他要自杀。

我很慌，一个劲地劝他。但他好像已经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还反过来拉我陪他一起……

醒来以后心里久久不能释怀，就开玩笑地和爸爸发了条短信，讲了这个无厘头的梦。

没想到爸爸立马就直接打电话过来。他问我最近怎么样，但语气里竟有些掩饰不住的紧张。

他最后还是故作轻松地开了口，

“怎么做了这么一个梦，前一天想到什么不好的了么？”

“没有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梦到了，什么意思啊爸？”

“我也不知道，你奇奇怪怪的！要不你去问问妈妈。”

“算了，也没多大的事。爸爸你今天在哪儿呢？”

“我……在图书馆啊，所以这么安静呢。”

“噢……”

后来才知道，他当时其实已经住进医院。做梦的那一天，他同意了那项风险极高的手术。唯独瞒着我。

而我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在千里之外，就这么感应到了他潜意识里的担心和惧怕。

而这个噩梦，最后也一梦成谶。

就算命运提前泄漏答案给我们，也改变不了任何既定的轨迹。

爸爸走后，我的睡眠开始变得很差，整宿整宿的梦。

手术室，急电，喊叫，跑，拉不住…

这些元素反反复复拆分组合出现在梦里，让我心悸难受，睡了觉反而更累。

但我并不排斥，反倒是睡醒以后，先一动也不敢动地捕捉昨晚的梦。

因为这梦里经常有爸爸。

这是剩下的唯一一种，独立说话的他，和我交流的方式。



先读心，后攻心——生活中的心理学漫谈

作者：徐洁
简介：浙江大学建工学院团委书记，教育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要咨询领域：大学生成长发展及职业规划；大学生恋爱心理辅导。

如何操控人的心理，让自己不论在什么场都能旗开得胜，这就是当博弈遇上心理学的奇妙之处。说的再直白点，是给别人洗脑，还是被别人洗脑，主导权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先读心，再攻心，你会发现心理学其实很好玩。

- 喧哗是为了掩饰失败 -

如果一个人说话简短精炼，而内容极具说服力，你是否觉得他很有实力？相反，如果一个人说话冗长，废话连篇，尤其是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滔滔不绝，你还会百分百地信任他吗？为什么人一输就要进行辩解呢？因为无论是谁，痛快承认自己的失败都是相当困难的。每个人都会试图寻找让自己能够接受失败的理由——做出迎合自己的歪曲解释。所以在你试图为自己辩解前，请好好想想有没有必要辩解，倒不如痛快地承认失败，从头再来！

- 不可轻信别人的拒绝 -

我们面对拒绝时内心总是很挫伤的，尤其是面对别人的多次拒绝时，你甚至怀疑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让你捉摸不透，给自己带来痛苦。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拉比尔博士和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一起，在美国西海岸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自驾游。在此期间，他们曾提前向传闻中对东方人有很深偏见的知名酒店进行电话预约，大多遭到拒绝；但真正前往酒店后，却得以顺利入住。他们一共到过 66 家酒店和 184 家餐馆，几乎从未被拒之门外。可是，在 6 个月 后，他们向曾经落过脚的酒店、餐馆寄出问卷调查，得到的答复有 90% “不欢迎东方人”。因此，我们不可轻信别人的拒绝，不要因为一次“NO”就放弃。尤其是在求职期，很多心仪的岗位并不是一开始就和你说“YES”的。

- 从手的动作看穿人心 -

从手的动作看穿人心。被称为“引发销售技巧大革命”的美国人肯恩·德尔马，他是通过“手”来读心的。例如，下面这些动作都表示“YES”：手处于放松状态，并没有紧握；手打开放在桌面上；收拾书桌上多余碍事的物品；用手蹭着下巴。相反，如果表示“NO”呢，则手紧握成拳；双手放于大腿上，肘部打开，双手拇指交握；己方说话时，对方却一个劲儿地握弄笔；手指摁在额头中央；双手支着下巴。如果对方给你类似这样的手的动作，你就要思考是否改变交谈策略或者暂时取消交谈；如果你有这样的动作，请务必注意这会给对方造成不快的感觉，并确认到底是你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呢，还是你本身就想通过手的动作传递“NO”的意思。

- 夺回主导权的“小邪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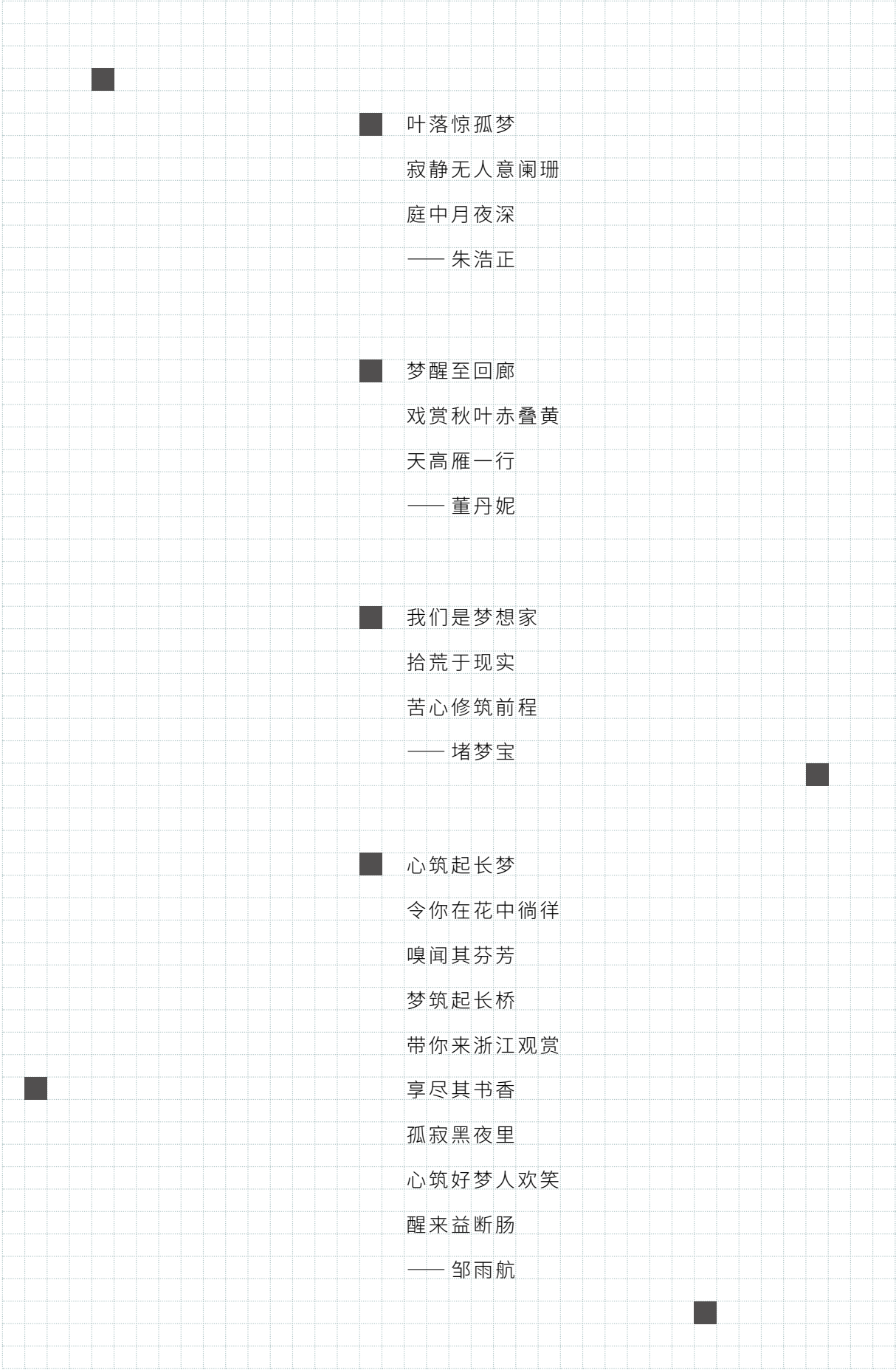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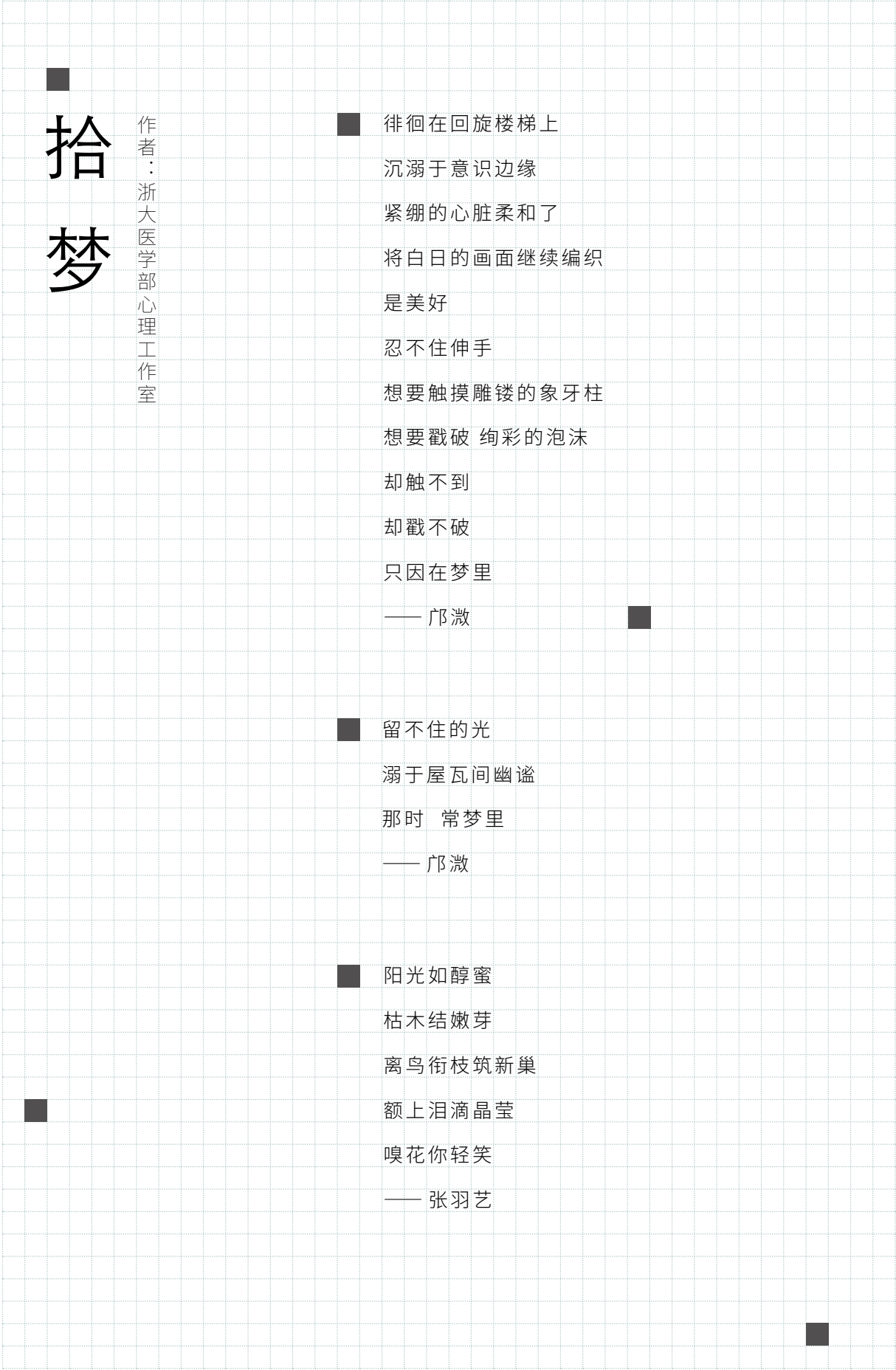
夺回主导权的“小邪恶”。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体验，就是面对说得起劲、滔滔不绝的对手，很想说“能稍微听我说下吗”；又或者，当终于结束了冗长的对话时，而我们自己已经头昏脑涨，疲惫不堪，不知道说了什么或者该说什么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运用点心理学中有点“小邪恶”的做法，也许能收到不一样的效果。第一种就是掉落一样东西来打断对方。那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喋喋不休的人，往往难以顾及他人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周围和你一样正在活受罪的人，不妨将手中的笔或资料“砰”地弄掉，让对方受到点惊吓。相信没有人能无视这一状况而继续说个不停。一旦对话中断，我们就可以夺回对话的控制权。另一种方法就是“暂停”的技巧，即离开现场，从对方眼前消失。即使你开口很唐突也不是问题，你的暂时“消失”，就是为了回来时能夺回话语权。或许你曾注意到，在赛场上，当自己的队伍陷入劣势时，教练都会立刻叫暂停，这就是通过心理上的调整来重新控制比赛进程。

- 人都是想要偷懒的动物 -

你面前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工作利落、为人机灵的女同事，也许她回家后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打扫，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人”。在人前和在 人后，我们的行为有时会发生 180 度的大转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柴尔斯教授，偷偷拍摄了在公园里跑步的人的录像，调查在 45 码的路程中他们在人前和人后的跑步速度。结果显示，跑步者在被他人看到时会提高跑步速度，在没有任何人看到时则会降下速度。教授将有人看和没人看时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有的人的速度竟会差 4 倍之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眼前的事物不能保证一定是“真实的”，多多少少都应持有点怀疑。人在他人的注视下不会想要偷懒，会尽力想在人面前“展示自己优秀的一面”。

从博弈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博弈。如何操控人的心理，让自己不论在什么场都能旗开得胜，这就是当博弈遇上心理学的奇妙之处。说的再直白点，是给别人洗脑，还是被别人洗脑，主导权就在我们自己手里。先读心，再攻心，你会发现心理学其实很好玩。





你吃的糖
在这里越发的甜
你耳边的笑
在这里越发响亮
你日里未完的事
在这里编织成网
这里是安逸的城堡
你渐沉迷
你受的伤
在这里越发的疼
你所见的泪
在这里越发冰凉
你脑内所惧怕的
在这里穷追不舍
这里是黯凶的地牢
你望逃逐
你嘴角微弯
指尖轻挪
你眼角挂泪
身子紧蜷
这里
你爱亦恨
这里
意识边缘模糊不清
这里
在你睁开双眸
就成碎片
缺失 零落 再难完整
这里
是你的梦土
—— 邝漱

迈尔之梦
el sueño de Mayr
smoky bubbles
burbujas de humo

梦游山海
Un recorrido sueño
石头的故事
la historia de piedra



梦游山海

作者：谭建良 建筑学 14 级
简介：广而不精，杂而生趣。

夫巍巍昆仑，如是也！

是日至午，气热蝉噪，不觉昏昏然睡矣。
及醒，遇一老叟，问之：“此为何处？”
“此天地之间也。”
“天地之间，吾亦知之，何故戏焉？”
“竖子何知！昔者盘古开天，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神禹测地，东西两万八千里，南北两万六千里，四方皆有神守之，汝知乎？”
吾默然。
“汝知地之形耶？大地之上，以山为经，以海为纬，天下名山共计五千三百七十座，布于四方；四方之外为海，四海之外为八荒，是为天下也。”
吾自忖曰：“此山海之地也，吾有幸得见西王母耶？”
“汝知日月星辰之变乎？”
“日月星辰自东而出，自西而入，日出月落则为昼，日落月出则为夜。”
“小子识之，大荒之中，羲和生日，常羲生月。有山名为日月，天枢也；有神曰噤，执日月星辰之序；有神曰鹑，掌日月运行之时；钟山有神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是以此为四时日月星辰之变也。”
“吾欲往见西王母，则何如？”
老叟喜而笑，但见烟尘四起，不辨东西。
比及清明，老叟笑曰：“此为玉山，西王母之所也。”
吾凝神而视，西王母人身，豹尾，虎齿，头戴玉胜，不见母仪之象，不觉怅然。忽而西王母开口而呼，声震九霄，吾不禁簌簌而抖。
正欲归间，望见一池，水自清冽见底，池岸飞鸟走兽相栖，青鸟往来，烟云缭绕，宛若仙境，吾流连而忘归也。忽见南方

烈焰冲天，气象万千，问于老叟曰：“彼何地也？”
老叟对曰：“昆仑圣地，天帝下都。”
“可往耶？”
但见老叟袖口一飞，已见昆仑仙山，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禾木，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神兽，百神纵列，神首为陆吾，人面虎身九尾，掌世之九域。昆仑八百里之地，上则黄河赤水奔涌而出，下则奇珍异兽遍地而走，更有神木乱生，鸾鸟齐鸣。吾喟然叹曰“夫巍巍昆仑，如是也！”
正行间，忽闻北境之地，风雨大作，船不可渡，人不得行，吾问曰：“此为何故？”
“蚩尤战黄帝，风伯雨师所兴也。”话未毕，但见雨止，“此黄帝之援天女魃，逆天而行，恐不得归天。”但见蚩尤三头六臂以战黄帝之势，不能当，遂败，身死国灭，华夏由此而始也。“呜呼，自古成王败寇，从此，吾辈只知炎黄之后，不见蚩尤之孙也。”
“琅琊之地，蓬莱仙山，如何去也？”
“至此往东，东海之上也。”
“可往乎？”
“可遇不可求也。”
吾遂作罢。
“此天地之境，而人将何处？”
“天帝遣神使作箭靶以猎，作音律以养，人往来耕作于此，生息有道。”
“则……”吾欲复闻之，然嘈杂四起，梦醒矣。惜哉！惜哉！吾于梦之所得山海天地日月星辰之景，昆仑瑶池之色，皇帝蚩尤之势，固不忘也，遂作文以记之。



新山海经序之四
王远峰 纸本水墨
2014 年

石头的故事

作者：何克 土木工程 13 级

简介：闷骚的外表藏着一颗骄傲放纵的心。虽栖于土木，喜欢历史和文学，尤其偏爱诗性的宏大叙事。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



第一次翻开《红楼梦》，读到第一回，还以为买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盗版书，开头一个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彻底颠覆了我对这本书原先的印象。毕竟此前我总以为《红楼梦》的开头必是华堂之上，银鬓如霜的老祖母怀着焦急的心情等来衔玉孙儿的诞生，之后便青梅竹马，金玉良缘……那时还在读小学，读完了那个开头，似懂非懂，但是这部奇幻的神话，却一直绕在我的心头。

《石头记》写的是女娲补天炼而未用的那块顽石的故事：顽石经过修炼，处于灵而未灵的状态，因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自叹自伤，被两位仙家携带下凡，才引出了一段风流故事。读到这里，不禁为曹公的神来之笔一赞。传奇小说向来不乏杜撰附会，如《封神演义》，正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代表。女娲补天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想象力最为丰富的年纪所创造的浪漫传说，曹公这一续，从宏大叙事中平添出一块无名石头，正是杜撰的最妙者。

再说那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个是闲逸无事的神瑛侍者，一个是柔弱虔诚的绛珠仙草。一段无心的浇水之恩，到人间幻化为还泪的深情。乘此良机，那块心向凡尘的顽石，随主人降生，挂在其胸前观遍了繁华万象，兴亡盛衰，世态炎凉，把这一段不可说的故事一字一字记录下来。而那一僧一道则变成癞僧跛道，叹香菱，治贾瑞，医叔嫂，度湘莲。十八世纪的曹雪芹，竟写出了我国最早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书的本身，也充满了真真假假的谜语。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却字字真切，明讽暗喻；明明是亲手创作，却说成是石头成书，空空记去，雪芹先生只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还调皮地改了名字；明写着长安之“贾”，却含沙射影般地谈起了江南之“甄”！

“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整部《红楼梦》弥漫在一股神秘色彩之中，恰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似有似无，似真似假。令人想起跛足道人给贾瑞送来那个宝镜时，叮嘱道“只可照它反面”，脂砚斋特意批注：“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

鲁迅说《红楼梦》一书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在我国 的古典小说中，《红楼梦》的写实技艺最为纯熟精彩。因此我想玄虚幻想，不是曹公的本意。当他在北京的陋居里借着月光构思时，往事不停地涌上心头，却发现“吟罢低眉无写处”，便把这缕缕顿悟，化成妙笔生花。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也。

可是，当荒唐铺满了纸上，忽然发现，大千世界的本相，本就是荒唐不羁，甚至这补天遗石的想象力也不能及。

什么晶莹剔透的通灵宝玉！也无非是一块体大无用的蠢物罢了。

“顽石”的意思，我认为是一种混沌淳朴的初始状态，代表了人性的真实，却也代表了人生的无知和无能。众人皆视宝玉为凤凰，而宝玉却自视为蠢物，看官们以为这是宝玉“痴呆”的又一表现，其实不然。宝玉这一比，非但把自己的生活意义给否定了，也把这雕梁画栋的人间富贵给否定了。一块点缀着金和玉的破石头，一座男人们醉生梦死、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的府第。前八十回行文，处处透露着一种彻底衰败的迹象，但奢华堕落却积重难返。而名利两路上的人们，依旧在互相追逐，

把手段耍尽。

宝玉对这一切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把男人都视作禄蠹，妇人都视作“死鱼眼”，但要摆脱富贵对他的侵蚀和传染却也无能为力。正如二十五回《魔魔道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一僧一道所言：此物本来灵验，只是被“声色货利所迷”。“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繁华富贵终是一梦，庞大的贾府终于席卷了与它关联的一切，美的丑的，诗情世俗，纯真恶毒，一起沉沦。

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我愿意相信梦幻模糊的笔法，也是为了缓解作者和读者的悲伤。

等到“昏惨惨灯烛尽，呼喇喇大厦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时候，神瑛的使命已经完成：原来所谓的木石前盟、金玉良缘、麒麟白首，注定是为了让她还泪罢了。而石头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到富贵温柔乡走了一趟，最终归返自然质朴。

世事如梦，却不只是梦。

几世几劫之后空空道人从此经过，受石兄之托传书下世。单看空空道人之名，仿佛作者又在故弄玄虚了。但是道人读完此书后，竟然将空空舍去，改名情僧。“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白色悟空”，十六字中，原来“情”字才是关键。

在曹雪芹的“太虚幻境”里，出现了一位叫“警幻仙姑”的女神。那仙姑居于太虚幻境之中，专司人间风月情债、女怨男痴，手下有痴梦、钟情、引愁、度恨四仙姑，更无一浑浊男儿。天下贵贱女子，在人间连墓碑上的全名都不会有，她们的所有故事和梦想都会被严锁深闺，却在这里一一设立簿册，暗示命

运。曹雪芹如此荒唐的笔法，置人间君父纲纪于何地！

《红楼梦》末尾“情榜”的尊容，今天的读者已无缘看到了。作者为每一个薄命女儿的“情”都加了注释，恰如帝王将相的谥号，却比它更立体，更丰满。曹雪芹是想为每一段大观园内外的情都著书立传，因此十年辛苦，字字是血。在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贾元春蒙浩荡皇恩，銮驾省亲，见了父母却滴下泪来，所说的话更字字扎心，不知警醒了世间多少人。元春是真正大观园的创造者，是宝玉生命中的第一位女神。在她短暂地维护下的大观园里，情字滋长，万物有声。羞怯、大胆、嫉妒、狐疑，男女之情，父母子女之亲，姐妹主仆之谊，闺阁佳人之才，宛如太虚幻境般自由奔放；当风暴袭来，或泪尽殉情，或含恨自逝，或忍辱委身，或免死狐悲，或空待无期……

尽管一切都会以大悲剧告终，尽管一切都是太虚幻境的风流旧案，但是在石头的历险记中，有一件事情始终是未知的、鲜活的，它在警幻仙子的太虚幻境中无拘无束地地生长，也是石头留下那一篇文字的原因。那就是一个“情”字。

炼而未用的石头经过这一遭，才算完成了正果。



Smoky bubbles

作者：lilimobs 建筑学 14 级
简介：本刊编辑部成员，愿望是能够转行去杂志社工作。

即将睡着的那一刻，现实的事物逐渐变得荒诞鬼马。

提起能让人做梦和幻想的音乐，一定少不了 Shoegaze 和 Dreampop。Shoegaze 一词的来源可爱又直观：自赏 / 盯鞋（Shoegaze）是指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英伦独立音乐的一个流派，之所以叫做自赏是源于这些乐队的一动不动的舞台表演风格，当这些乐队在舞台上表演时只盯着舞台地板就好比一直盯着自己的鞋子，Shoegaze 即自此而得名。

很难说什么时候是听 shoegaze 的最佳时机，它可以清凉解暑，可以燥热难耐；可以快乐摇摆，可以大力冲撞；可以消解令人晕头转向的闷热暑气，可以消磨漫漫长夜里看不到头的时间；它提供给人如此具体的意向或是如此抽象的情绪，总之 shoegaze 是如此轻易地让人能够凭空产生幻觉，让人沉浸了它所构筑的世界里，无愧于它“自赏”的名号了。

Shoegaze 歌曲里的故事有时具体，有时抽象，有时甚至可以没有故事。歌词可以像诗，可以白痴。人人都爱的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 那张经典之作《Darklands》，大概可以称得上是盯鞋歌曲多样性的集大成者。同名曲 Darklands、Deep One Perfect Morning 等都有诗一般的歌词、喃喃低语的忧郁人声；Happy when it rains 则是一首后朋味道浓重歌词阳春的咏物歌；Down On Me、April Skies 却是直白如青少年朋克一般的阳光男孩恋爱之歌。

Vocal 则是偏爱喃喃自语与随意哼唱。歌词也许糊成一团或者散成碎片，也许前言不搭后语牛头不对马嘴，这都无所谓——你听也罢不听也罢，人家都说了自己在盯鞋嘛。Shoegaze 令许多人着迷的一个特征也许是厚重且浑然天成的

吉他音墙，或是其美妙旋律与吉他噪音的兼有；大概正因如此，Shoegaze 乐队的吉他手总是显得个性稳重复杂，现场演奏时常常真的盯着自己的鞋子看，使演出现场弥漫着一种 I’ m sad and listen to loveless every night 的氛围。

Shoegaze 和 Dreampop 的标签常常与“梦”、“幻想”等词语同时出现。非要加一个标签的话，電気グルーヴ被归入 Techno 一定无异议。Techno 即表示“高科技舞曲”利用电脑，合成器合成，做出一些特殊音效，这种音乐常常是许多音效组合起来的。techno 的节拍也是 4/4 拍，听起来具重复性，较强硬，较机械化。行进相当内敛，有时甚至冷冰冰的。机械化，重复性，旋律少实在让 Techno 与梦幻等标签无缘。而抛开标签不谈，最能让我做梦的歌却是電気グルーヴ的《Smoky Bubbles》。不知为何很多人喜欢听着这首歌洗澡，或者是微凉夜色中的湖边海边，躺在沙发上准备打盹的汗津津的夏日午后都适合听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感觉就像即将睡着的那一刻，现实的事物逐渐变得荒诞鬼马，你知道那不是真的却任由它任意发展，说起来有点荒谬，这首歌居然总让我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就像《食神》里的薛家燕吃一口叉烧肉下一秒就在叉烧肉上快乐地打滚，吴孟达咬一口撒尿牛丸下一秒就穿着草裙在海滩上翩翩起舞，非要找一个相同的逻辑，大概是它能串联起人生中的知味瞬间，夜里打开车窗飘进的带湿润青草味的风，浴室灯光下往上升腾的热气，还有所有味道和触感都会迅速消逝的时刻，无论是在整张专辑里听，还是在電気グルーヴ的整体印象里听，smoky bubbles 都是特别的一首，一定是失恋了才能写出这种歌吧。



迈尔之梦

插画：叶柒

作者：董白羽 资源环境科学 15 级

简介：一个推理小说和科幻电影迷，平常最喜欢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脑洞和叙述性诡计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小时候的梦想是写一部超级有趣的小说和建造世界上最大的迷宫，现在看来还都是很有挑战呢。顺带提下我的科幻协会吧，我希望能协会培养出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再次感谢各位愿意阅读奇怪的东西！

我相信人的大脑拥有制造实体精神世界的能力，而且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世界。

整个世界仿佛浸没于千万丈的深海之下，不过那是猩红色的海洋，是区别于深蓝色沉静的鲜艳与残忍。背后是火中的废墟，眼前是摇摇欲坠的黎明塔。“什么嘛？”……“不是还有人吗？”……“烧死，烧死！”……迈尔的喃喃自语迅速被身边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吞没，随后又紧接着一阵蝗虫袭后般的死寂，世界仅剩灰白的轮廓，还有嗅得到的火焰的殷红。

一道锋利的火光袭来，让我从噩梦中惊醒。耳边回响着梦中的低沉喊叫：“迈尔——”梦中似乎有谁在喊我的名字，背后还隐隐残留着几分梦中的阴冷与压抑。我一边调整着呼吸，一边望向房间一角。衣柜上挂着的镜中映照出一个颓废中年男人的身影：一双神经质的眼睛红肿而凹陷，即使面对镜中的自己也下意识躲闪，胡子拉碴的下巴配上几乎秃光了的前额，就如同凌乱不堪的海岸线上突兀地出现一座光秃秃的矮山包。

快到七点半了，今天再迟到也许工作就要丢了吧？我一边想着这个略显严重的问题，一边胡乱得往身上套着衣服。早饭是来不及煮熟的方便面配一根快要发霉的红肠，味道令人作呕却要强迫自己下咽。嘴里还叼着半根红肠，我向着公交车站进发。一如既往地错过了第一班车的我混在等车的人潮中叹气，真不知道迎接自己的会是多么悲惨的命运。

“迈尔，你这个没用的废物，你又迟到了。我想你该提前享受废物的退休生活了。你，被开除了！”一进公司，耳边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咆哮，我的上级塞尔福将他那张奇长无比的马脸摊开在我的面前。

“开除”二字在我的耳边闷响，眼前开始天旋地转。可恶，如果不吃那顿难吃的早饭的话，如果能跑的稍微快一点的话……可恶！可恶！可恶！……我的内心充满了厌恶，既有对自己不敢反抗这个该死家伙的厌恶，也有对自己什么也做不到的厌恶以及对难吃的早饭的厌恶。早饭……泡面……发霉的红肠，红肠？红……？似乎有什么怪异的东西混入了我的思绪。

“怎么了？”我的背后传来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我如同得救了一般轻轻地出了一口气。

“啊！是伊普斯先生！”塞尔福丑陋的马脸像是不知道该怎么放一般，扭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仿佛刚中了五百万大奖，“伊普斯先生，您一早精神就这么好呢！”

“发生了什麼？”一头鲜艳的红发，眼神中闪烁着知性与温和的光芒，这便是这个公司的最高执行官伊普斯。

“这家伙这周第二次迟到，实在太不像话了。我正考虑解雇他，这种人实在不适合待在我们公司。”一说到我，塞尔福立马恢复了一贯的刻薄语气。

“如果所有迟到的员工都被开除了，我们公司恐怕也得倒闭。偶尔迟到也是允许的嘛，毕竟每个人都会遇到意外情况，这次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再说迈尔也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了。”伊普斯一向宽容温和，这也是他取得大家爱戴的重要原因。

与我劫后余生的表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塞尔福一脸的不情愿，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像是在说下次就不会这么好运了，然后堆出满脸的笑容：“您说的对！”

我无心回应塞尔福的目光，却望向了伊普斯那头鲜艳的红发。红色，鲜艳的火红色？刚刚那些零散的碎片、飘忽的想法逐渐拼接起来，一道开关在我的心中开启。

“梦境、现实紊乱症是一种除了暂时抑制以外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现代的医学技术也做不到吗，博士？”

“做不到，因为与其说这是一种病倒不如说是一种异能？”

“异能？”

“是的，你听说过关于人的大脑的一些传言吧？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人的大脑拥有制造实体精神世界的能力，而且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反作用于现实世界。”

“这就是梦境、现实紊乱症？如果仅仅影响患者个人倒还不算太糟糕，一旦波及整个现实世界……”

“这个病例目前就迈尔一个。”

“伊普斯先生，我是来向您道谢的！”我望着伊普斯先生一头火红的头发若有所思，“不是您的话我就要失业了。”

“没事的，作为一名在这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我有保障你生活的义务。”伊普斯先生还是那么的温和、体贴。

“伊普斯先生，我顺便提一下我最近新合成出的一种复合染料，可以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调出更好的颜色。您有空的话中午来车间视察一下如何？”

“那太好了，我吃完中饭就过去，留下你果然是对的！”

伊普斯先生露出了一个亲切的笑容，我微微地移开了目光。



迈尔跨过了黎明塔的大门，一个有着一头金色头发的英俊青年走上前来挡住了去路。虽然他面色温和却隐隐透出一股不可违抗的锐利，“先生，不出示身份的话你不能进去！”迈尔心中的暴走开关再次开启，一股黑色的暴戾从心中的破口徐徐升起。“红色……鲜红……哈哈哈哈哈。”

“先生，您说什么？”青年觉察到了危险，却仍保持着镇定。

“都去死吧，烧死吧！烧死吧！烧死吧！”迈尔的面孔扭曲了，刚刚还空无一物的手中出现了一团鲜艳的火球，“哈哈哈哈哈”。

金发青年一闪身，躲开了火蛇，向着楼内逃去。迈尔的火焰已经吞噬了半个小城，如今即将把这座研究室的高塔一并吞噬。

“博士，迈尔这个病例是怎么回事？”

“他同时患有狂躁症和梦境现实紊乱症，这是最凶暴的组合症，他会产生强烈的暴戾，并通过精神造物来实体化这种怒气。可

以在几乎无意识的情况下毁灭世界。”

“所以，那些火球是迈尔制造出来的吗？”

“是的，而且这还只是他能展现出的能力的一小部分，最坏的情况下，他能在人间复制出炼狱。”

“这儿还能坚持多久？”

“虽然下面会有人想办法阻止，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这儿还剩不到 20 分钟吧。”博士大声地说着，听来却弱得像一声叹息。

“我们有办法阻止吗？”研究员在颤抖。

我从后门闪入车间，如我所料伊普斯早就坐在空荡荡的厂房正中央等待我的到来了。门边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颜料桶，略加思付后，我抱起了水蓝色的颜料桶。我一边悄然地从背后接近伊普斯，一边将盛满水蓝色颜料的大桶高高举起。伊普斯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似的猛然回头，温柔而疑惑的眼眸恰如头顶颜料的水蓝色。



“抱歉了，迈尔，你得清醒过来了，一直做梦可不好。”我惋惜地兀自说道，蓝色的瀑布浇灭了伊普斯（迈尔）殷红的头发。

迈尔的背后是黎明塔晨风中的露台，不用回头也闻得到烧焦的味道，而他面前的房门自己打开了。迈尔茫然的望着眼前的房间，一个秃顶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白大褂，他的身边是一台由精密仪器堆砌而成的东西，上面似乎躺着一个人。

“你终于来了”，博士面无表情，仿佛早就料到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迈尔的心中那道无名的地狱之火再次熊熊燃烧起来，即便他并没有生气或者愤怒的理由，却无来由的难以控制这股古怪的戾气。脑中闪现出一团鲜艳的红发，戾气在恍惚间拥有了形体。围绕着迈尔的一圈空气凭空燃烧了起来，快要接触到他身体的火焰如同摩西之海一般分开。火焰逐渐蔓延，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向着研究室游去。博士的眼前瞬间被鲜红色填满。

“抱歉了，迈尔……”耳边回响着若有若无的喊声，仿佛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突然迈尔周身的火焰炼狱熄灭了，他发出一声困兽般的怒吼，同身边的火光一起沉入暗夜。博士长长舒出一口气，坐倒在地，床上的研究员似乎还没醒来，但是窗外的黎明已然苏醒。

“让我进入他的梦境？？”

“没错，这是现在唯一的方案了。”
“你的目的是夺走他的感应源头。”
“那是什么？”
“要想夺走他凭空造火的能力就要毁掉他在梦中相应的感应源头。那是一个和火焰、红色有所关联的事物，是他得以想象并且唤来火焰的事物，可能是一个红色的别针，也可能是一头红色的头发。”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呢？”
“你刚进入他的梦可能会暂时忘记你的使命，我会用红色的事物提醒你。然后你找到梦主迈尔本人，发现并毁掉他身边的红色源头。”说着博士把一根红肠塞到研究员的手中。

“可是我怎么知道谁是迈尔，他在梦中会改名吧？”
“这可不难，梦是人愿望的产物。迈尔如此暴戾，可以想见梦中的他一定会成为完全相反、沉静温柔、毫无脾气的人。”
“你在进入迈尔梦境前最后见到的画面将会构成在他的梦中关于你自身存在的架构。”博士那双神经质的眼睛红肿而凹陷，直直地盯着研究员的眼睛。他那胡子拉碴的下巴配上几乎秃光了的前额就如同凌乱不堪的海岸线上突兀地出现一座光秃秃的矮山包。

研究员望向屏幕，屏幕中是一片被火海浸染的鲜艳大地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铅灰色的阴沉天空。一个小小的人影在最不起眼的角落中挪动，研究员喃喃地低叫道“迈尔”，在一阵阴冷中失去了意识。

在钢筋混凝土的日子里
int y los días de diseño RC

关于 MC 的闲话
chismes sobre MC

大建筑：乌托邦的历史
gran arquitectura: Una historia de la utopía

SHANSHAN QI
SHANSHAN QI

海报画
los carteles



TALK-01: with SHANSHAN QI YOU ARE A THINKER, BEFORE YOU ARE AN ARCHITECT.

特邀嘉宾：戚山山 | 整理撰稿人：王莉娜

筑人 TALK-01 有别于采访的一对一模式，也有别于讲座的灌输或展示，筑人 Talk 创造一种形式自由，交流平等的对话方式。活动之前我们会给出一些阅读材料，给予前期知识的引导，让同学们带着思考去参与活动，鼓励大家直接交流。可能的话，我们还希望尝试突破室内教室的交流环境，尝试在更广泛的环境里沟通讨论，类似工作坊等。活动的主题也将围绕“有趣而有深度”展开，在感受乐趣的同时，更进一步思考。这就是筑人 Talk，这将是筑人 Talk。

10 月 26 号，筑人杂志社在建工之家举办了第一场筑人 Talk。这一期的嘉宾戚山山老师和同学们都是有备而来，犀利的问题与直指人心回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Q1：您说这是设计最好的时代，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选报建筑学的时候，正是这一专业最容易赚钱的时代。但等到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好像已经变成了建筑学不太赚钱的时代。但这只是就业情况变得不一样了，对设计而言，这是否是设计的最好的时代呢？你们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网站的首页，并且，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首先我想表明一个态度，最好的时代，这个“好”字，体现在几个层面，不仅限于“赚钱”，这是关于价值观的事儿。而这个行业赚钱与否，是基于时代背景下的。拿就业率来说，60 年到 70 年出生的这一代中国建筑师无疑经历了建筑发展的黄金时代。我是 80 后，当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欧、美都已经进入金融危机，我的很多大龄同学都是因为工作不好找而回学校再读研的。钱这件事，我认为够花，够过日子就行。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和王澍老师交流的时候，他说自己基本吃素，“青菜萝卜米饭能花多少钱？”他的价值观体现在作品上和思想上，这也是我的价值观。再比如，教书也没有“现钱”可言，但我也一定会把自己的一半时间拿出来给大家，因为我坚信社会发展最重要就是下一代的教育，这是更为高级的价值体系。

那什么叫做最“好”的时代？第一，之前的二三十年大家都是在急速往前赶，必须不断的建造房子，而且非常快的去完成，大家都是为了所谓“效率”，没有机会去考虑太多“为什么”和任何细节，就像在流水作业，甲方有建造的需求，然后召集建筑师为他们服务。建筑师只是很被动的服务工具。但现在节奏慢下来了，他们可能没那么需要你，你的时间可能不会被他们全部占满。可能你会觉得赚钱不容易了，但我认为我们终于可以有时间去思考“什么是建筑师”，“为什么要去做设计”了。本来我们做人做事情就得物有所值，想想你究竟可以给社会带来些什么价值，不再那么盲目，这是现在的大背景赋予我们一次新的机会。

第二，我认为 80 后、90 后的一代人对生活品质有不同的要求，而设计，可以创造更好的生活状态。大家对设计的接受度大大提高了，此时设计可以从各方面植入，无处不在。那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带动整个时代，给予设计更多的定义和更广的思考，而不只是着眼于所谓的大尺度开发和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设计的本质是关于责任心和敏感度。这才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说，“最好的时代”，有许多的解释和阐述。

Q2：您目前在浙大和美院都有担任课程，那么您在教学上有什么感悟吗？

首先，我的职业是建筑师，按理来说是不需要教学这份工作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教学就像信仰一样。我没有宗教信仰，教学就是我的信仰。我必须要来教学，来回馈，我想要尽可能多的付出，这也是我必须回国的原因。在教学过程中我也会反思，并且去了解同学们身上的特质与优点。

我在美院带的是大五整年的毕业设计。我不赞成在毕业设计时直接给同学们一份很真实的任务书，比如假题真做。第一，因为学生和社会之间本身就存在距离，并不能很实际的去接收这些信息或者要求。比如很多同学对一个洗手间的大小，或是对一个展厅的功能感知其实都是很模糊的。这个项目任务书看起来很写实很庞大，但其实离我们非常远。

第二，我觉得大学时代应该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生阶段，有太多的能量待我们去激发。走出校门之后，我们会工作 30 年甚至 40 年以上。既然注定会有那么长的工作时间，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最宝贵、最短暂的人生最美好的最后一年的大学时光去为之后的无比现实且重复的生活作彩排？我觉得这一年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在这一年里，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如果可以把内心的梦想像作品一样呈现并记录下来，还有导师这样帮助，那该有多么美好？！所以我愿意用我的时间，来让每个学生心中的那样东西爆发出来。并且，不应该说是我来教学，而是我和大家作对话，来带动你的想法和情感。我认为这是一个老师必需的能力。这也是我的教学理念。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幻想，有一个心中的世界。我会给毕业生很有趣的关键词（比如错位、四象、被加热的...），让他们从写小说开始，到绘画，再到装置，从一维到四维，去挖掘你内心的虚构。首先要有天马星空的想象，然后做到严谨的输出，这才是设计。

我们在大学里训练的是逻辑能力，而非仅限于专业知识。这一点我在我的大学时光中深有感受，有学不完的东西、看不

戚山山：

STUDIO QI 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建筑师，艺术家；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会员 (AIA)，美国注册建筑师理事会会员 (NCARB)。

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获最高荣誉学士学位和“百年学者”，主修建筑学，辅修艺术史学和物理学，后毕业于哈佛大学，获设计学院四年制建筑学硕士学位。

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中国美术学院特聘导师，并获 2015 最佳导师奖，其指导的 [另•世界] 和 [另•事件] 备受国内外建筑教育界关注。

参与设计众多世界顶级建筑和城市设计项目，包括挪威国家艺术博物馆、意大利 PIRELL 倍耐力橡胶集团总部、美国纽约联合国广场大厦、赫斯特集团全球总部、阿根廷首都综合商业地块等。

设计作品获国际彼得赖斯建筑奖、美国玛西亚米德建筑设计奖、托比霍尔曼建筑奖、约瑟芬佩达克艺术奖、托尔基金会研究奖、科学基金会研究奖、埃莉诺艾略研究奖等各项国际大奖。



完的书、听不完的讲座和互动，所有的教授都是真正够格的、引领思想的、能够刺激人的想法的，和他们对话让我感觉如鱼得水一般开心。

我希望对于大家来说，毕业设计是一段极其有意义并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抓住人心的东西。

Q3：老师对设计有什么自己的思考吗？

设计、建筑，或者是在之前采访中所说的新媒体、小说等等，这些都只是载体。我们可能过分着迷于“设计”这个词。设计关注的往往是整个过程中最后的输出，是一个反馈、一次创造，而设计之前更大的一个关键词是“思考”。你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一直强调，作为一个设计师，你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思想者。很多人说到设计、说到生活美学，就会联想到如何布置自己的房间、想到装饰品和小摆设，但那只是众多的庞大的设计范畴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你的想法可以很宏大，对城市的设想、对社会架构的设想、对未来的设想、考虑垃圾要怎么处理、我们是否可以在海底生活等等，这就是在思考，设计就是提出问题。

设计是非常难的事情，在庞大的自然和社会架构下的，身处其间，你要如何去整合和梳理所有的要素和逻辑，发挥你的能力。考量过这些问题，你才能更为敏感地、更负责任地做设计。建筑是用空间去促使人与各界发生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划分空间。

Q4：建筑师在做产品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吗？

做产品和做建筑设计一样，都没有十全十美，产品不能满足所有人，也无法具备所有功能。我做产品的时候，可能是针对某一个现象或理念的。比如一套餐具，可能是出于空间的角度，出于社会关系的角度 - 设计的。这是我在设计一个中华老字号餐厅的时候产生的想法。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普遍问题在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食物口味本身，而很多时候会对用餐的整个过程和呈现有所忽略，所以我们的圆桌子上会经常出现无序堆叠的盘子，以至于离开的时候桌上通常是一片狼藉。于是我就思考，可不可以通过餐具的设计达到很多用餐规划上的目的，比如餐具的几何比例可以帮助健康定量，餐具的形式关系可以规划桌面的布局 and 用餐者的互动，餐具的材质工艺也可以回应不同的烹饪方法与菜肴。不同的食物促使我们发生不同的关系，小笼包可以一个大家分享着吃，但面条只能是一人一碗地吃。容器也是，不同的容器使我们发生不同的行为。建筑，就是一个承载人的容器。

我小时候在杭州的巷弄中长大，我们在巷子里就可以追玩打闹，因为巷子很窄，让人有安全感。小男孩可以两手一撑爬墙上去，或者躲在转角吓经过的路人。那时候没有玩具，这个城市的肌理就是我们的玩具。建筑可以让很多事情发生。作为建筑师你要坚信你的空间本身可以促使人与人之间发生互动、发生偶遇、发生故事。你要用建筑的本质去挑战，去完成这些事。我设计餐具也是这样，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东西。这也就是设计思维。

Q5：当我们在对古建筑进行改造或者重建时，该如何取舍，是保留内核，还是保留表皮的文化肌理，使它与整个环境相契合？

这个问题非常好，有新与旧的对话，还关乎文化元素的保留。



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不等同于文化符号。我们都认同大概念——要保留和发展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认知和执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的人会比较表面地从文化符号入手，这类理解和手法会较为简单和敷衍。我认为，单一地保留这些文化符号，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真正传承，而应该更深入去思考，去挖掘它的文化基因。这是很微妙，也很有趣的一件事。

比如在设计九舍时，我就一直在思考，延续的是什么，是否真正需要保留陈旧的外壳？我们的生活关系已完全不同，我们再简单保留表面的符号是否过于敷衍。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是真正核心的东西，可以像基因一样被提炼，被转译，和怎样被更巧妙地、更有责任地延续。江南水乡最基本的，“小桥、流水、人家”，在建筑师眼里是三维的空间关系，能使人发生不同的行为反应。今天你在桥上，看到妈妈在石阶边洗菜；明天看到一名窈窕淑女在桥上隐约走过，还想跟她再次偶遇。这种对心理的刺激，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促进。这就是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古镇，可以让人在里面长久生活而不觉得乏味。

廊道和小巷是我们建筑师可以提取的构成城市肌理的元素，但这些元素不等同于原型。我们所向往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牢笼”里，而是有一个错落的院子，我们跑进去之后，又发现可以通往另一个院子，再通往下一个院子的时候我们都消失了，家长都追不到我们。这些空间的互动，这些空间的丰富性促成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是文化传统的基因，很微妙的事儿。

九舍，我将它假想为古镇肌理的延伸。就像西塘，虽然占地面积小，但是你能在里面走上一天两天不觉乏味。你会觉得

它很大，巷子虽窄，却像肠道一样迂回，可能已经回到了同一个地方却不自知，因为不经意间，可能你在另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自己都忘了之前来过这儿，你也可能从不同的一条道儿来，你也可能会迷路。我希望九舍里面有这样的基因，在里头可以一步十景，是一部电影的经历。现在我们去古镇，带走的是古镇的回忆，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九舍，大家带走的是在这里经历的片段，是给明天一个今天的回忆——这才是历史的延续，而不只停留在走马观花看历史。我觉得这才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就像古镇自身所创造出的生命力一样。

那我为什么在九舍大量地使用玻璃呢？

第一，江浙地区比较阴湿，容易发霉，房子间距又很小，日照不足，所以真正的古镇居住条件是不好的。这是在日照、面积、通透性层面上选用玻璃的理由。

第二，如果推延到建筑学的思考，就像柯林罗在《透明性》中有所提到，材料上的透明性可以达到一定的互动效果。九舍的土地有限，每个房间都不大，所以我利用玻璃把外面的景借进来，扩大空间的感知。外面的人可以隐约窥见，他可能会跟你打个招呼，这是我们所怀念的生活，或者说小镇具亲和力的生活。这时候你觉得很开心，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一种空间赋予的无形的信赖与安全感。相比与我们现在生活在四面白墙的单元网格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因为这种互相认知已无存，邻里之间已陌生。身处其中，就好像身处一个牢房、一个笼子。但我希望在九舍，入住的旅客可以成为邻居，即便是暂时的，之间能有默契，能创造一丝回忆。

第三，是更深层的透明性。九舍有很多公共空间，有茶室、有餐厅、有酒窖等等，我们设计的玻璃有不同的方向性，透过去看的时候，整个古镇的景色都反射、折射、叠加和收敛在这小小的建筑群中，我在这一时刻的一举一动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古镇历史重叠，这是我与传统文化最直接的交流，它是作为一个复合现象存在。

九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在设计思考和对于建筑的认知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在营造之后发现的，对于建筑形成不同的认知。作为建筑师，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画，会先落到纸上。与艺术家不同的是，落到施工图上的时候已经是一次“再设计”了，因为需要被翻译成实体的建筑，并且我们在细节上也要有所完善。施工的时候又是一次再翻译，如何与工人们沟通，使建造出来的房子能尽量达到设计预期。交付给业主之后，这又是一次翻译，因为他不一定会按照设计师的理念去使用，去与建筑互动。对于这些你是一个什么样心态呢，他们是在毁灭你的作品吗？我觉得也并没有。一些设计点在建成后没有体现出来并不一定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这个古镇本身就是共有的，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来，这已经是一次新的有机融合，并且每天都会进行。我的作品不是一个精美雕塑，一个完美的 sculpture，我不是这样定性的。我给自己的命题是，这个建筑作为一个新生儿，和周围的老建筑，或者之后营造的建筑，能够真正融合在一起，一起生长，发生预知或未知的关系，而不是交流的屏障。建筑师走了，留下的建筑可以和周围互动，可以促使来的客人有新的想法和体验。我希望它自己有态度，有个性，有自转，和带动能力的。

Q6：请问，您对建筑技术和建筑的关系有什么理解？

我认为建筑和技术一定是一体的，不是说建筑就是空间组织，技术就是营造技术。我所认可的建筑大师，必须对这一系列要素有出色的多方位整合能力，包括对与创新能力和给社会带来的价值等方方面面。设计的综合整合能力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设计师。结构、技术和建筑，必须是一体的，最厉害的是一笔下去这三点都能满足，还能满足更多。作为我个人，一直在往这个方向挑战，你的空间能够满足功能，能够挑战材料，能够创新技术，而且其他都能够恰到好处，不然我自己内心都不能被满足。有一句话叫做，Design is about “just right”，就是刚刚好，恰到好处。这一点很重要。就像前两天我在新设课程《西方建筑理论》上所讲的密斯（Mies Van der Rohe），他的结构（Farmsworth House）必须暴露出来的时候，有多层含义，除了结构“结构”，平面逻辑“结构”，他又如何带动空间的生成逻辑，空间的秩序如何倒退回去，然后如何跟玻璃的秩序产生关系。一系列都暴露给别人的时候，你就是让别人来挑战你。这很有意思，不是在掩耳盗铃。

Q7：现在的住宅越来越大，但我们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了。同时，学校里的下沉广场等设计出来的专供同学们互动的空间，一直没有人使用。那么建筑应该怎样来达到它预想的使用目的呢？

这是很难的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层次。

现在的公共建筑体量太大，过街像过海。这是人完全站在神的角度来设计的，没有在乎建筑与人行行为或感知的尺度关系，只是当做雕塑在电脑里建模而成。但我们已经在走出那个时代，这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很多有社会关怀的建筑师，在设计中规划了这些广场，有的还是会很形式的去放置，没有真正关乎到为什么要去做，但有的建筑师能够真正的去梳理很多要素，比如现实中，人会不会往这个地方走，和使用它的各种细节。在设计九舍的时候，我在西塘住了很久。冬天过年的时候，小巷子里的人很少，早晨有太阳照过来，我真的就是在巷子里蹦蹦跳跳，跑到了水岸边，西塘就是这样子触动着我。做设计的

时候，这些微妙的感知，人的空间体验，都会包含在其中。再比如扎哈的银河 soho，虽然体量很大，但是她把景观和下沉广场都做的非常细致，人是真正能够顺着它走下去，在其间活动的。设计一定是很花时间的事儿，从大的概念到小的落地，是一步一步叠加而成的。

Q8：有时候我们的设计不是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而是会无意中破坏掉原来美好的生活关系，这是不慎重的思考所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们要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

很大程度上，建筑本身已变成末端产业，其他的技术和材料都在往前走和不断更新，建筑仍然是非常古老的学科，我们不仅要跟建筑对话，还要跟社会的变革、跟快速发展的技术、和跟新的艺术认知对话，所以我认为建筑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门学科，是一个需要付出的学科。

Q9：我听在国外留学的同学说，国外许多高校都非常注重展览精神，那么在这里，您认为可以怎么做这方面的提升？

在之前提到的美院毕业设计授课中，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文字都可以办一个展览，而且办的很有意思。我们的作品是通过文字的媒介优势获得的成果，而在为它举办的小说展中，我尝试反击文字的局限性，把字都打乱。大家似乎是在一个非常有序且震撼的空间内看展，但其实是身处一个混乱的迷宫。小说作为一种易于使用的媒介，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它需要短时间记忆、阅读顺序，并且有合适的浏览距离。展在教学和学术对话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一种极其有力的交流方法。建筑本身就一个媒介，关注的是自然、社会和人，它是一个发生器。

最后，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工作室 STUDIO QI 来参观，我们的工作方式很有意思，对所有项目都会有各种各样表达方式的尝试，有绘画、有 idea-gram, 有装置，丰富的表达形式促使着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开始。我们的空间也像小型的展览空间，充满着活力。

在钢混设计的日子里

作者：盛夏 结构工程 2016 级硕士

简介：一个幼稚而天真的少年，想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一只纠结而固执的绵羊，想找到真正做自己的勇气。

若干年后我们或许还会记得，在寂静的夜里，与队友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坚持的艰辛与快乐。

一

小 T 一脸呆滞地望着面前满是参数和图像的电脑屏幕，右下角显示已经凌晨 3 点了。换做以前，视频能做到 2 点就已经很累了，如果做得开心的话到 3、4 点也无妨。但是此刻的小 T 并不开心。除了很困、眼睛很累外，还反而有点儿生气。2 个月的筹备、2 周的拍摄、2 周的后期制作，做到现在，反而觉得眼前的这份本应让自己无比自豪的作品变得如此平庸不堪。小 T 一锤砸在电脑桌上，皱紧了眉头，却丝毫没能理解眼前那陌生的作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或许这就是业余与专业之间的差距吧，半个小时的篇幅终究还是个挑战，这一次也没能让自己满意，可恶啊……但是 10 个小时之后就要展示了，已经回不了头了。不管怎样，先完成最后的渲染吧。小 T 拖着 2 斤重的眼皮在昏沉的台灯前做着最后的挣扎……

二

3 个月前。

刚刚从凛冽的寒冬中缓过神来的紫金港，抖落了一身咄咄逼人的寒气，开始焕发些许春色容光。到了中午时分，久违的

温暖的阳光更是让人惬意。小 T 刚刚上完钢筋混凝土设计的课，正打算吃完午饭回寝室好好睡一觉。骑着他那有点儿笨重的自行车，小 T 和室友 W 走在了前往食堂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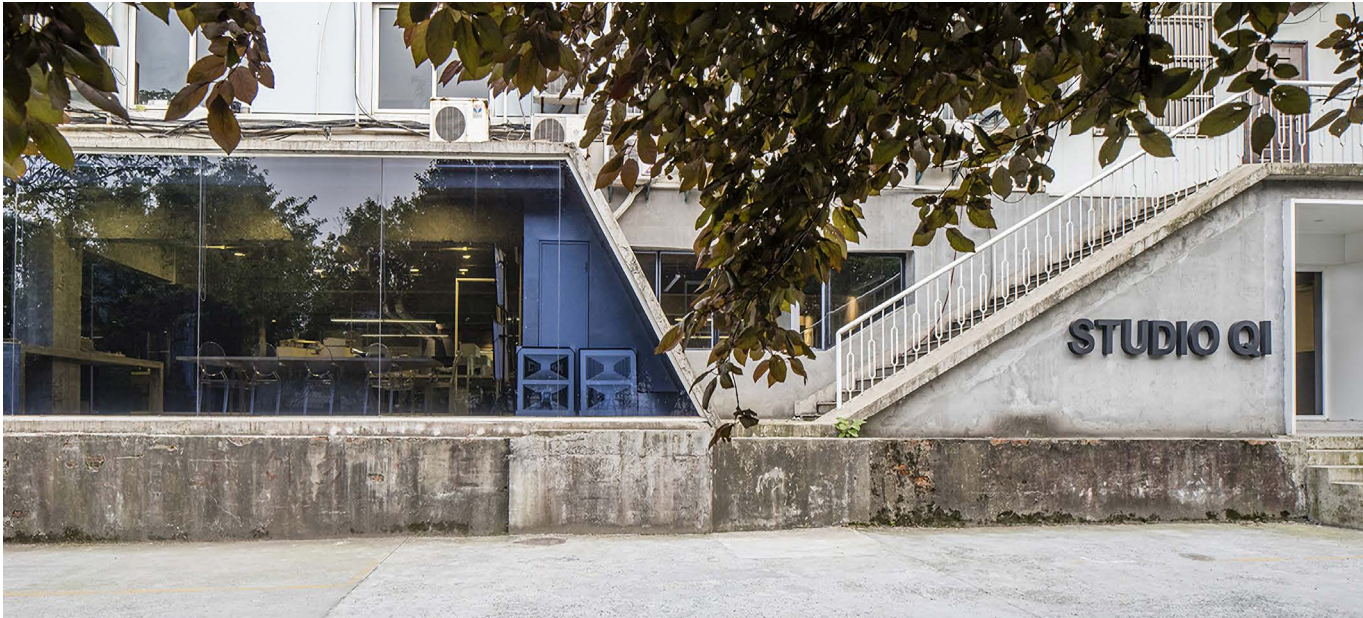
重庆香辣馆和温州风味，小 T 和 W 坐下来边吃边聊起了刚刚上完的钢混设计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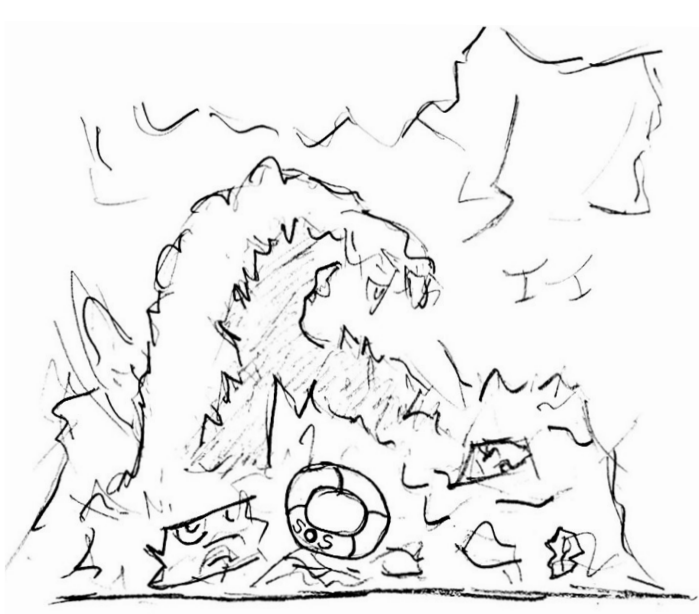
“哈哈，小 T 这次咱们能组队一起来做钢混设计的展示实在太棒了！你能做视频，我可以来做三维建模，最后的效果一定很棒！” W 大口嚼着鸡腿，眼镜往下滑了些，没能挡住满眼开心的神色。

“主要还是靠你啦。”小 T 并不想这么张扬，稍稍搭下了些眼皮，“再说了，视频和建模只是个工具，关键还是 idea 啦。这也是为什么我接着拉 Z 同学进来的原因，他能帮助写出好的剧本。还有 H 和 Y 放得开的表演，以及 C 和 X 棒极了的手工作。这事儿我一个人肯定做不来，得靠大家一起来啦。”

“恩恩,你说的对,反正我们都听你的安排! 组长大人!” W 心领神会了小 T 的意思，点头回应道，“话说回来，这次我们做什么主题比较好呀？”

听到这个问题，小 T 放慢的了咀嚼的速度，倒是有点儿犹





豫了起来。

“恩……之前倒是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呀快说呀，想到什么啦？”

“恩……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世界末日主题呢？应该很符合你的重口味哈哈~”

“真假的？！可以啊！”

“我们毕竟还是钢混设计课，而世界末日就是防灾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主题，展示如何通过钢混设计抵抗世界末日时候的各种灾难性荷载。而且世界末日主题也能发挥你我的特长，电脑特效和三维建模。”

“恩，很棒啊这个主题！我们尽快和小组其他人一起商量下！”……

小 T 和 W 吃完了午餐，推着自行车走回了寝室。

“第一次自己组团队做这么大的视频工程，希望自己能做好吧……”走在路上的小 T 心里默默地自言自语道。

三

这大概是做过的最特别的中期展示吧。小 T 看着电脑上的手绘风 PPT，按照老师的话，“这是我心中完美的中期展示方式，我们知道了你们打算做什么，但是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也没有想到，团队成员竟然可以做出这么有创意的 PPT 展示方式，而且展示的角度正好吊足胃口却完全不剧透。但是后背还没干的冷汗仍然在提醒小 T 刚刚有多紧张。自己对展示的内容太不熟悉了，而且又是一个字都没有的 PTT，确实卡顿了不少。只能说这次的亮点把各种 bug 掩盖了不少吧。不可以因为自己而把团队的优秀成果浪费了。恩，就这样。

四

（平缓切换到新闻连线镜头。）

主持人：记者你好，能听到吗？

记者（信号延迟几秒）（风雨中睁不开眼，咆哮着）：恩！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恩，好的，请你现在马上为我们介绍一下台北目前的状况好吗？

记者（信号延迟几秒）：“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平缓切换到对记者的采访镜头。）

记者：我现在正在台北市中心（背后的“乌云、树木、101 大厦”动了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整个人都要斯巴达了！超强台风已经吞噬了整个台北（半盆水从画面外泼上去，记者抹一把脸上的水），提醒各位远离广告牌等危险建筑！大家可以看到不远处的 101 大楼摇摇晃晃但是他的巨型空间桁架结构相当安全，如果要避难可以——啊啊啊~~~

“卡！好的，这一段 OK！！”小 T 做了个 OK 手势喊道。

“哇塞，终于好了！”“NG 了这么多遍总算过了这一条了！”“心疼被泼水的记者！”“这都泼了多少盆水了……”“模仿狂风的活儿真的好累啊，在旁边扇子都要抽筋了！”“主要是记者后面的‘乌云’‘101 大厦’的图片太多了手不够用啊！”“图片协调动起来还真不容易！”“就是啊，躺地上举图片还被误泼水了！”……

小 T 看着大家开心地“抱怨”着这一镜的各种槽点，为能够有这样一个团队而快乐。恩，1 个多月后，我们就能看到一个个让每一个人都无比自豪的作品了。一定可以的！

五

小 T 一脸呆滞地望着面前满是参数和图像的电脑屏幕，右下角显示已经凌晨 4 点了。眼前的这份本应让自己无比自豪的作品，却并没有多少改观。小 T 一拳砸在电脑桌上，皱紧了眉头，似乎有点儿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但是已经回不了头了。

回想起来，自己是有多么想把这个短片做好。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付出了很多，更是因为团队每一位成员的期待和努力。从一开始的招兵买马，到后来的八千字剧本，再到后来无数次的 NG，N 个小时的 3D 建模和特效后期等等。到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而把团队的优秀成果浪费了。半个小时的篇幅终究还是个挑战，这一次也没能让自己满意，可恶啊……再一眼，眼前的电脑屏幕突然黑了屏，小 T 一惊，还没有保存啊！赶紧重启，电源键却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窗口一阵冷风吹来，连昏沉的台灯也灭了，眼前的电脑屏幕仿佛越来越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一不小心从黑匣子上掉了下来，万丈深渊……

“小 T，该醒醒了！你昨晚几点睡的？太辛苦了！”室友 W 推了推小 T，小 T 这才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小 T 往自己的桌子上一看，电脑还好好的，打开一看，刚刚写好的八千字的剧本还好好的保存在了桌面上，不禁缓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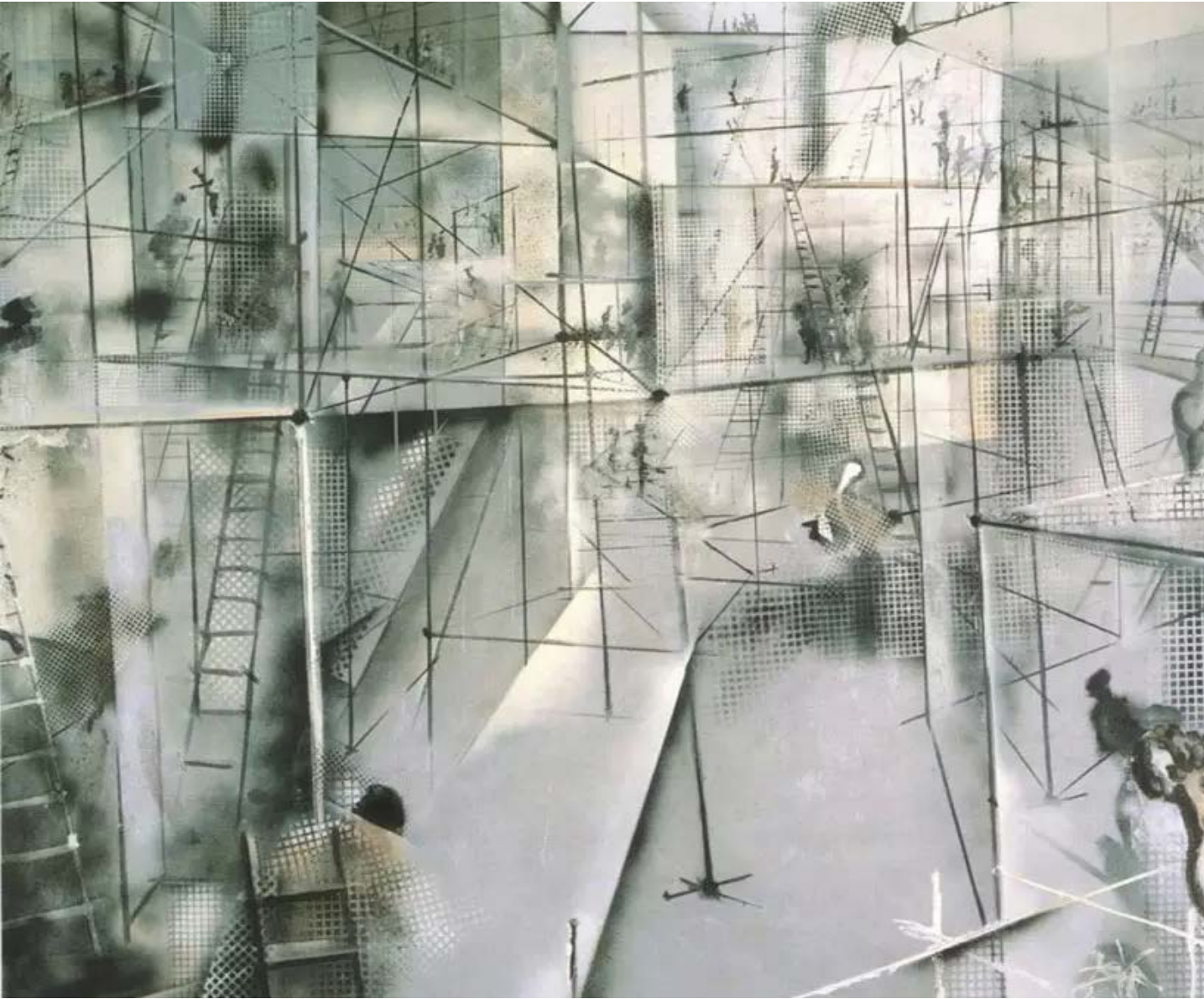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W 问道。小 T 把自己的梦告诉了 W。

“你的压力太大了，别这样啊，既然我们决定一起做这个短片，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可不是你说了算，别给我逞英雄自己一人挑啊！”W 带着有点儿“生气”的眉头回应道，“而且其实你已经够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了，剧本都是我们一起写的呀，放轻松，开心啦！快点的去洗漱，今天可是我们《去他喵的末日》第一天开机拍摄呀！没有导演小 T 的指导怎么行~哈哈~”

小 T 的嘴角挂上了一丝微笑。洗漱之后，小 T 拿起了那块场记板，上面还写着“《去他喵的末日》第一场第一镜”。小 T 闭上了眼睛，深呼吸，然后走出了宿舍，走进了那久违的让人惬意而温暖的阳光里。

视频链接：





康斯坦特 “新巴比伦” 计划 1960

大建筑：乌托邦的历史

作者：野城

简介：旅法青年建筑师，诗人，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
野城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 主持建筑师

从远古时代到上世纪中叶，我们人类有过太多激动人心的理想。时至今日，我们对未来的一切宏大的想象好像都停滞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的极度狂热。另一方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越来越沉溺于被动接受意识形态和商业机器生产的包装完美的“视听食品”，却在饕餮之后根本无力消化，更无力产出，这种机能的退化和反复的恶性循环加剧了想象力的丧失。这是一个“盛世空前”的时代，我们在物质层面已经拥有了太多，但我们的城市却越来越缺乏精神、缺乏人性、缺乏情感。那些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难道我们只能靠技术靠资本去掩盖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去构筑一个新的未来？

乌托邦的历史

从《圣经》的伊甸园到但丁《神曲》的地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人类在建构现实世界的同时一直在虚构着另一个想象的平行世界。而对于理想世界，或出于对完美时空的追求，或源自对远景蓝图的展望，或表达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或沉溺于深度的虚无，乃至最后落入反乌托邦的境地。从古希腊一直到 19 世纪末，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乌托邦对城市乌托邦的促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出过对理想城市的构想。古希腊是乌托邦思想的发源和根基，而雅典卫城和帕提农神庙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将神话的乌托邦以城市和建筑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尝试。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让乌托邦思想跌入低谷，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回流，又促使了新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再度产生。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乌托邦仍旧在维特鲁威的几何城市的控制下难以突破。或许我们可以在达·芬奇所构筑的古典科幻乌托邦里找到一点前瞻的现代性，虽然达·芬奇绘制的那些诸如飞行器、潜水艇或巨型桥梁的纸上发明，对于刚刚摆脱黑暗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来说无疑是疯狂的臆想。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说过：“今天的乌托邦很可能变成明天的现实，各种乌托邦都经常只不过是早产的真理而已。”如果说想象力就是未来，乌托邦就是未来的世界，那么，对现实感到绝望的人们或许可以感到一些宽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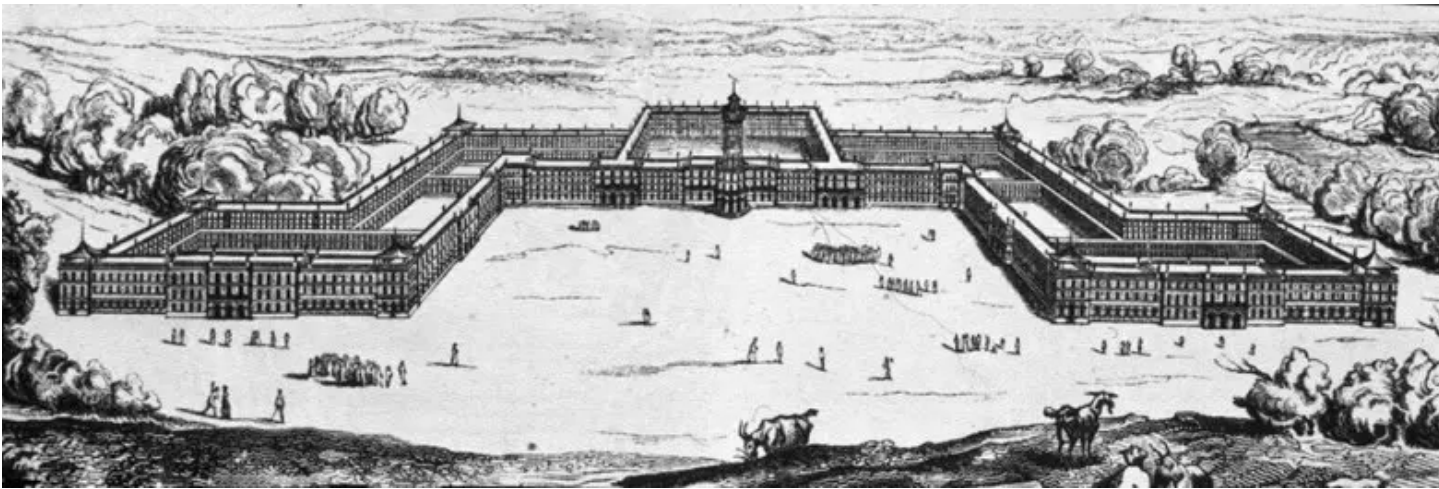
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再一次激发了人们对“城市”这一巨大人造物的想象。西方文化中的乌托邦传统，在工业文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下，又通过一系列现代城市乌托邦的构想集中地显现出来。20 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Garden City)、20—30 年代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Ville Radieuse)、40 年代赖特的“广亩城市” (Broadacre City)、60 年代集中涌现出的一系列巨构城市、70 年代库哈斯针对曼哈顿进行的一系列乌托邦设计和欧内斯特·卡伦·巴赫 (Ernest Callenbach) 的“生态乌托邦” (Ecotopia)，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对现实城市进行着反思和批判，并提出未来城市的构想。科技的力量助长了人们进一步征服自然的雄心，想象中的城市可以在空中、在海底、在地下甚至在外太空，城市可以漂浮，可以移动，这一时期的城市乌托邦主要以技术乌托邦的形式呈现出来。

大建筑：巨构建筑

早在 19 世纪，傅立叶就已经构想了可容纳 1500—1600 人的巨型建筑“法兰斯泰尔” (Phalanstère)，并藉此推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念。抛开“法兰斯泰尔”中心对称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这个集体主义建筑已经有了现代集合住宅的雏形。而集合居住的模式后来在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 (Unité d'Habitation de Marseilles) 中得以实现。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这栋建筑已初具“立体城市”的特征。这一集体主义的生活形式决定了马赛公寓的建筑形式，并为之后出现的大型综合体建筑奠定了有力的现实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新陈代谢” (Metabolism) 运动的成员，日本建筑师槇文彦 (Fumihiko Maki) 提出了“巨构” (Megastructure) 的建筑概念。巨构建筑可以定义为由巨型结构体系建构的可容纳城市整体或部分功能的大型框架综合体。那么，巴比伦塔应该算是最早的巨构建筑构想了，而埃及金字塔、古罗马竞技场和引水渠、中世纪塔桥、中国的长城、欧洲的星形要塞也都具有巨构建筑的特征。早期的巨型建筑一部分出于对神或帝王领袖的崇拜而建造宏大的精神性空间和象征性地标；另一部分出于对军事防御和资源运输等功能的需求而兴建的巨型土木工程。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前，缺乏对巨构建筑的社会需求和技术支持，那些大型教堂神庙或宫殿也都不是为了集约化高效的社会运作而建造的。但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市人口暴涨，城市密度越来越大，对社会性大型综合建筑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机器大生产的推动下，巨构建筑一方面以远洋轮、海上钻井台、机场航站楼和巨型桥梁的形式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以怀旧科幻式的大型乌托邦建筑重新登场。

在 20 世纪初，建造技术的突飞猛进让大跨度结构和高层建筑迅速成为现实，建筑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有很大拓展。巨构建筑的兴起正是对高密度大城市的发展需求作出的回应，这也是现代城市发展必然会经历的阶段。一战后欧洲对城市住房的需求更刺激了建筑师们的想象力。现代主义建筑先驱柯布西耶为我们示范了一个很有可实施性的巨构城市设想。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提出的“底层立柱架空”的叠加道路系统将不同速度的车道和人行分开，并将城市用地以大面积公共绿化的方式解放出来。柯布西耶的初衷是高密度单体建筑和低密度



傅立叶 法兰斯泰尔 19 世纪

城市规划相结合，在保持城市高密度的前提下还能有 95% 的绿化率，这才是建造高层建筑和底层架空的意义所在，而以曼哈顿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发展完全本末倒置。他在 1933 年的阿尔及尔城市化规划方案中，设计了一条海拔 100 米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根据地形蜿蜒而走，巨大的混凝土高架结构之间连续安置了可供 18 万人居住的多层住宅。这个疯狂的构想把“居住机器”和大跨度高架结构完美地整合在一起，成为早期现代主义巨构建筑的代表。

而在之后泛滥的国际主义建筑浪潮下，法国建筑师克劳德·巴旁（Claude Parent）这个被历史忽略的“地域乌托邦主义者”（Utopiste du Territoire），以一系列未来建筑的构想另辟蹊径，他的那些纸上乌托邦建筑也具有鲜明的巨构建筑特征。他以打破国际主义风格的正交平立面为切入点，通过对建筑的“倾斜功能”（Fonction Oblique）的研究让空间产生不同方向的流动性，拓展了建筑形态的自由度。他的建筑理念为今后的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摆脱国际主义专制的出口。

1957 年，以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buys）为代表的情境主义者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组织。他们与法国社会学家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一起，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框架引入“日常生活批判”，借此脱离资本主义所建构的日常性而以游戏和节日的方式摧毁表象的城市景观。在 1958 年的《定义》一文里，情境主义国际给出了“建构情境”的解释：“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康斯坦特从 1956 到 1974 年创作了大量模型草图拼贴画，试图通过“新巴比伦”（New Babylon）计划对日常生活进行城市空间层面的变革。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在技术乌托邦思想的主导下，涌现出了一批“高技派”的巨构建筑设想。法国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提出的“空间城市”（Ville Spatiale）将巨构建筑架空于城市和乡村之上，这种大跨度的漂浮城市展示了城市向空中大面积延展的可能性。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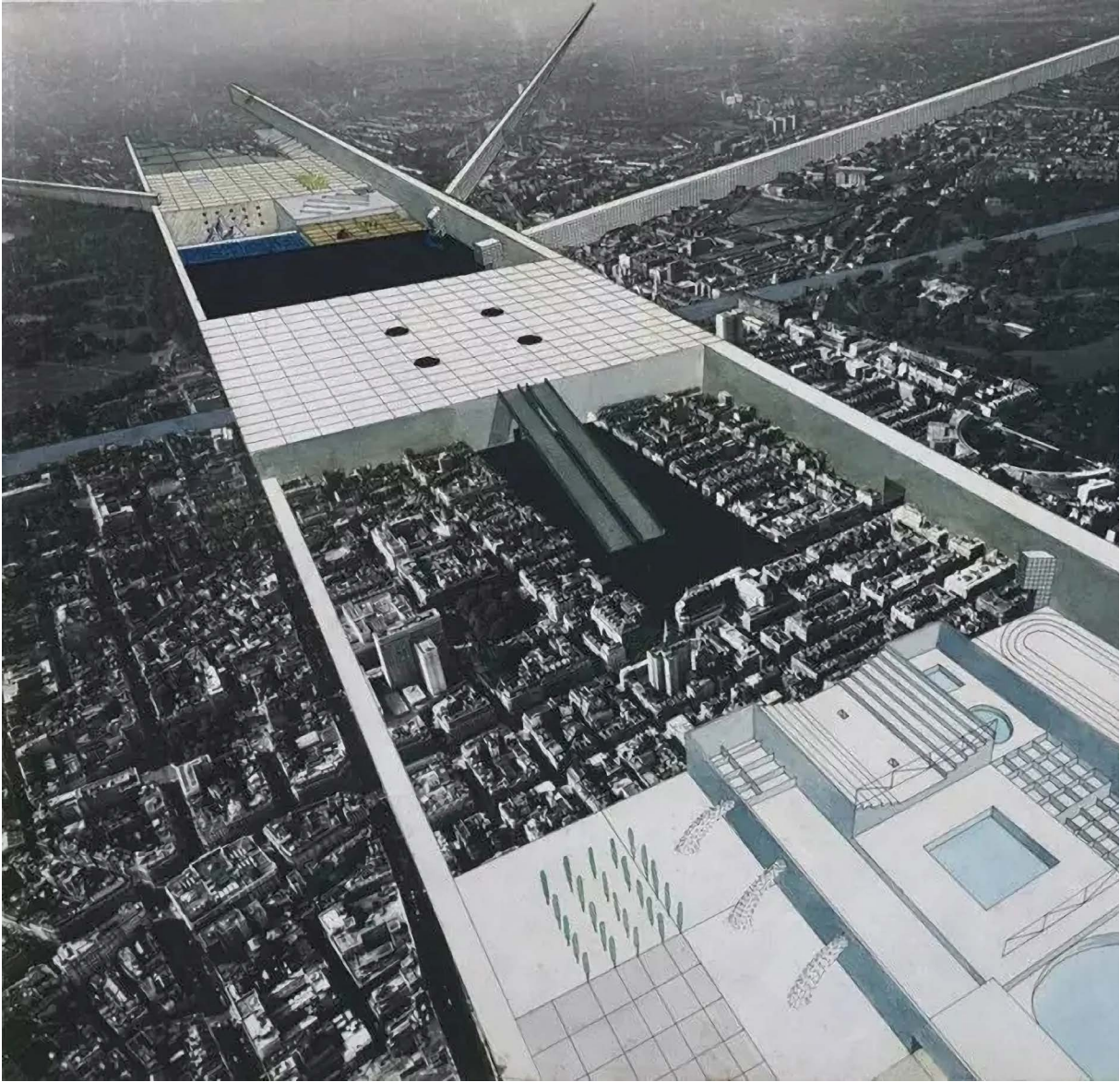
Isozaki）构想的“空中城市”（City in the Air）将巨型结构和胶囊单元（Capsule）相结合，在既存的城市之上架构树形的建筑群。另外一位新陈代谢的成员丹下健三（Kenzō Tange）将柯布西耶的“底层架空”与路易斯·康的“核心系统”整合到他所谓的“中枢城市”（Pivotal Cities）之中。他的代表性方案“1960 年东京湾规划”以一条横跨东京湾的海上高架高速公路系统的中脊结构为主体，拓展出一片漂浮的海上巨构城市。可以看出这个方案受到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高速公路巨构建筑的影响。

同一时期，英国的“建筑电讯”（Archigram）实验建筑小组提出了更加科幻的巨构建筑方案。彼得·库克（Peter Cook）构想的“插座城市”（Plug-in City）以可拆卸组装的金属舱住宅作为基本构件，由机械手臂按照人口规模建成不同尺度的移动社区，再插接到超级框架之中，最后形成可自由装配的巨构城市。这个方案体现了库克对建筑移动性的重视和对领土地权的传统 政治框架的挣脱，让城市建筑具有一种游牧式的自由和非永久性，这是“建筑电讯”小组最重要的设计哲学。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比较活跃的意大利激进建筑团体“Super Studio”则用巨大的白色立方体来占据城市和自然，这是一种以近乎专制的权威姿态去霸占空间的反乌托邦构想。

技术乌托邦的高潮应该算是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的曼哈顿大穹顶。他在 1960 年构想出的这个超尺度的城市保护罩，以轻质钢结构和玻璃为主要材料的纯几何学技术构想来挑战建造极限。7 年后，他终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博览会实现了一座高 200 英尺直径 250 英尺的钢结构球体建筑。而在将近 30 年后，诺曼·福斯特在英国威尔士国家植物园的大型玻璃温室的设计中实现了一个覆盖 5800 平方米面积的玻璃大穹顶，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单跨玻璃穹顶是在向富勒致敬，还是在炫技？

技术乌托邦的一个分支转向了生态乌托邦。莱特的门徒、意大利裔建筑师保罗·索莱里（Paolo Soleri）将建筑



库哈斯 大出走：
或成为建筑的志愿
囚徒 1972



朗·赫伦 行走城市 1964

（Architecture）与生态（Ecology）两个词合并，提出了“生态建筑学”（Arcology）的概念，并构想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低碳生态城市阿科桑蒂（Arcosanti）。从 1963 年开始，这个隐士建筑师一直通过制作陶艺雕塑来维持他的生态建筑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生态城市的替代方案：简约线性城市（Lean Linear City）。1979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保罗和他的学生开始了阿科桑蒂项目的实施，至今已进行了多次设计修改。这个有着原始部落风格的“科幻生态放逐区”的建造完全是个奇迹，离它最近的城市是全美最快速扩张的地区，但它却是全世界建设最慢的项目，这里的长期居民不到 100 人，每年却吸引超过 5 万的参观者。有着共同理想的人们聚集到这里，远离城市，将真实的生活融入到生态社区的实践中来。这样的实验固然伟大，但在城市外围建立生态新区的策略，并没有直接地对现有城市进行生态改良，可以说是一种修士士般的“出世修行”。

不可否认，技术的推进让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乌托邦城市和巨构建造的狂想对现代建筑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如果对技术的狂热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

很容易落入对权力资本的崇拜，反过来，权力资本的狂热也会功利性地主导技术的变革。巨构建筑确实有着成为权力资本宣传机器的潜质。像塔特林（Tatlin）的“第三国际塔”这种共产主义象征的建筑，期望以 303 米的高度来超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埃菲尔铁塔，本质上还是在树立政治的丰碑和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如马丁·冯·谢克（Martin van Schaik）指出的，一旦建筑和政治由塑造和改造现实的野心所构成，那乌托邦绝对是两者最有效的结合之地。

一个功能赤裸的机械性系统，纵然可以让城市高效运作，但这样的系统势必会压制人性。当巨构建筑作为一个巨大的对象呈现在渺小的人类面前，一方面加剧了人作为庞大机器中的微小零件的物化的存在感，另一方面也助长了权贵阶层妄图以自我意志改造和控制世界的野心。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正是这种极度缺乏人性的工业社会的写照么？巨构建筑这样的庞然大物在满足城市需求的同时，无疑也会给城市居民制造心理压迫感，进而导致人的自我迷失。这些巨型“空降建筑”造就的城市景观，恐怕最后只会趋同于电影《大都会》《第五元素》中描绘的冷酷“科幻仙境”吧。

DREAM
EQUATION
X+Y=DREAM
REALITY=X Y=TWISTING
TEARING=X Y=IMAGING
REVERSE=X Y=ILLUSION
FANTASY=X Y=GHOSTING
ROMANCE=X Y=STRANGE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梦如星光，举头可望，却触手难及；
幻如流水，清凉如许，只从指间流过。
可曾想过，那些天马行空的梦境与幻想，那些在脑海里的只光片羽，该如何用线条和色彩加以表达？以下的作品，便展示了筑人的小编们关于梦境的各种奇妙断想。请随我一起，来一趟趣味无穷、似花似雾的梦幻之旅，当梦遇到花，当我遇见你，月亮忘记时，星辰璀璨时，让思想歌唱，让灵魂畅谈。

Alfred Hitchcock

我都告诉你乌鸦了，
你还不道是谁？
(张玲婧)



FALLING RISING

你怎么确定你是向上不是向下，
你怎么却确定你以为的就是真实的。
(张玲婧)

THE FALL

总在梦里倏然坠落，
不知所起，不知所往。
不禁念想，
下一次会不会遇上疯帽子。
(张玲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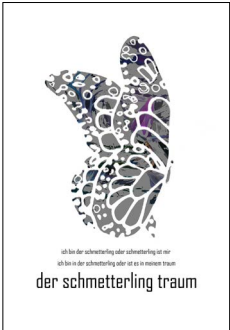


INTERSTELLAR

酷的东西没几个，
时间膨胀是。
酷的人没几个，
克里斯托弗·诺兰是。
(张玲婧)

Butterfly

梦像蝴蝶，
它背后有什么？
(谭建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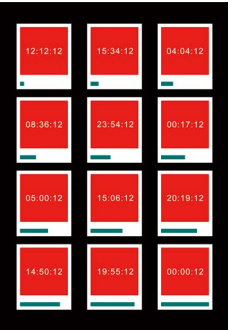


Pstereo

The wingless friend ,
becoming invisible in broad
daylight
(史韵白)

MENTO

We all need mirrors to
remind ourselves who we are.
以后是否有一天，
我也需要靠拍立得、文身、纸条
来记住你？
(张玲婧)



Tearing

Go away, the reality
(谭建良)

Tilda Swinton & David Bowie

世界上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自己，
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说着我想说的话。
这很酷。
(张玲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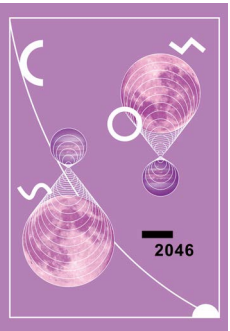


筑梦

凌乱破碎的现实掩映着真实的虚无，
躁动无序的时间编织出命运的纹络。
处于现实边缘，
亦天国的投影，
寻梦，忆梦，筑梦…
(叶盛捷)

2046

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
他和她的星球相互吸引，
却永远只能保持沉默的距离。
我一直想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原来不是所有事情都有理由。
(张玲婧)



Literal Maze

文字变成比人还高的迷宫，
好像做过这种梦。
(lilimobs)



Alfred Hitchc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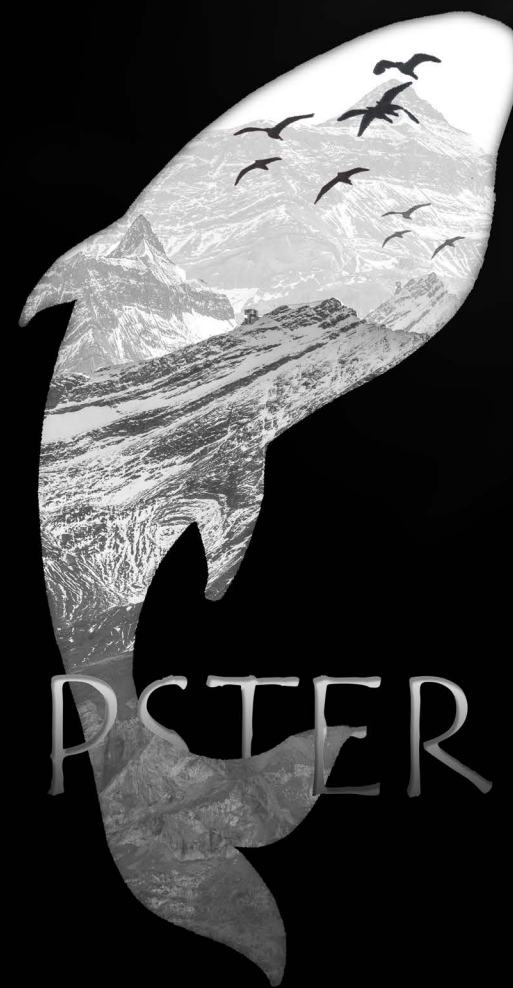
FALLING
RISING





ich bin der schmetterling oder schmetterling ist mir
ich bin in der schmetterling oder ist es in meinem traum

der schmetterling tra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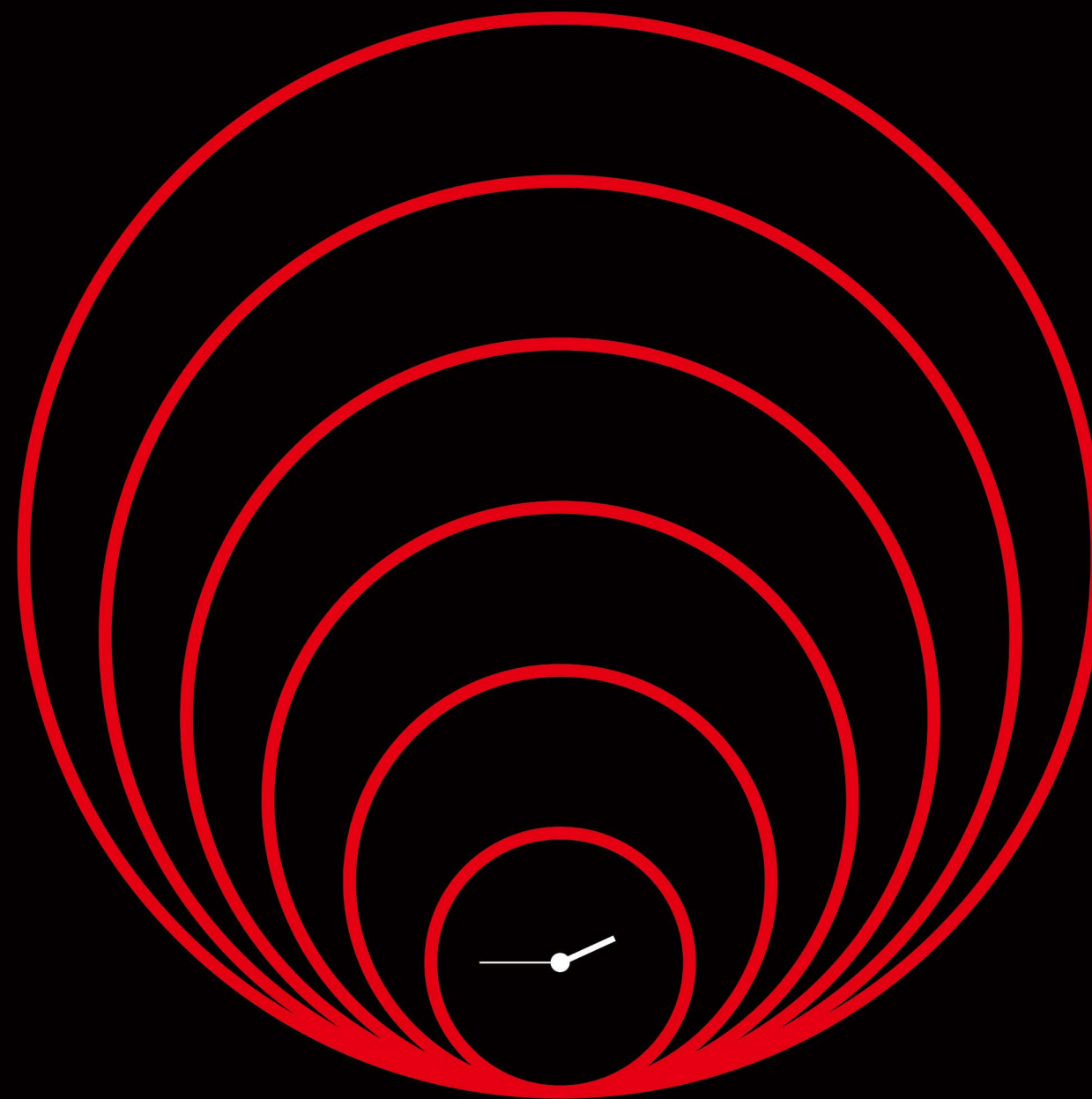
STER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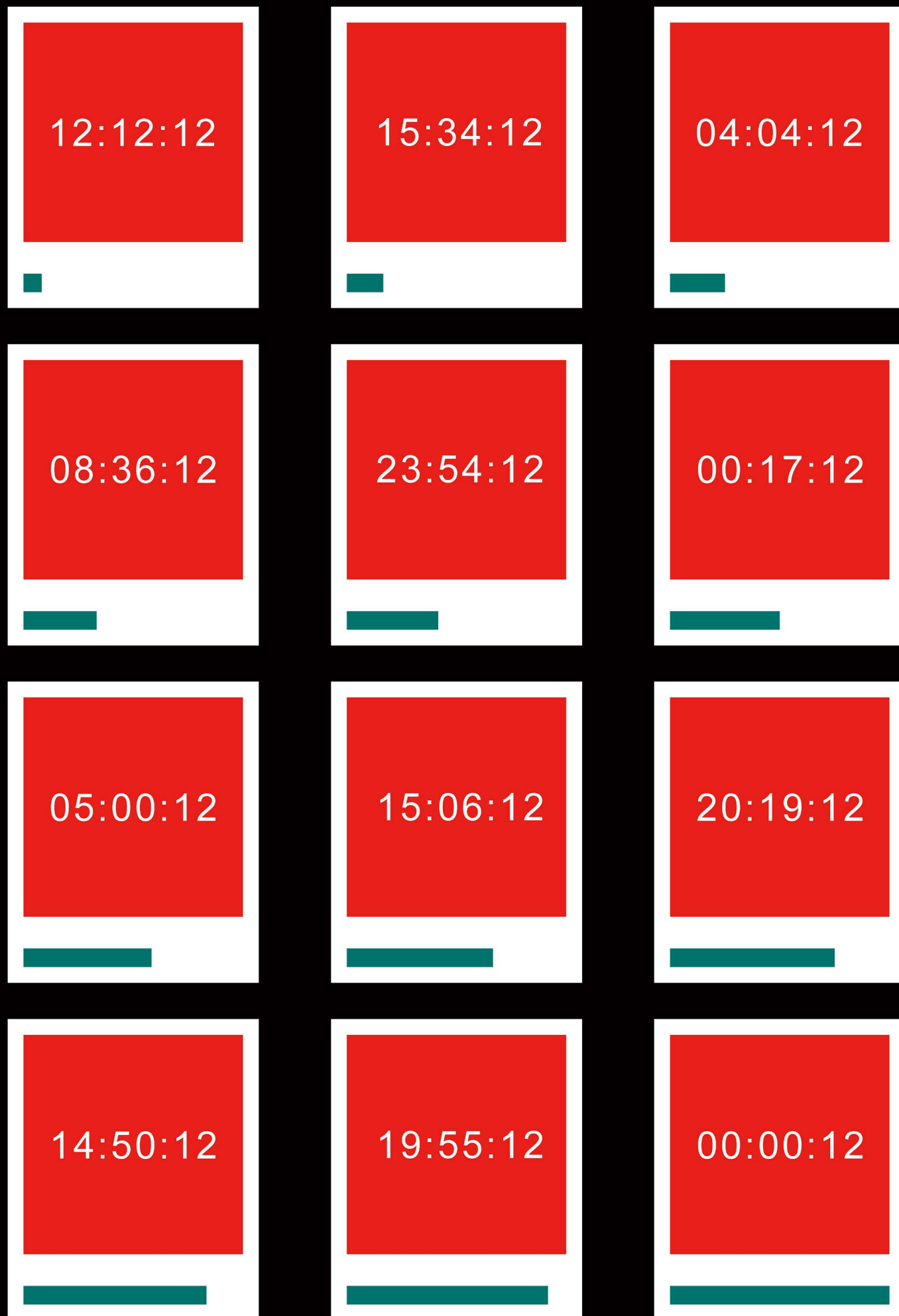




THE F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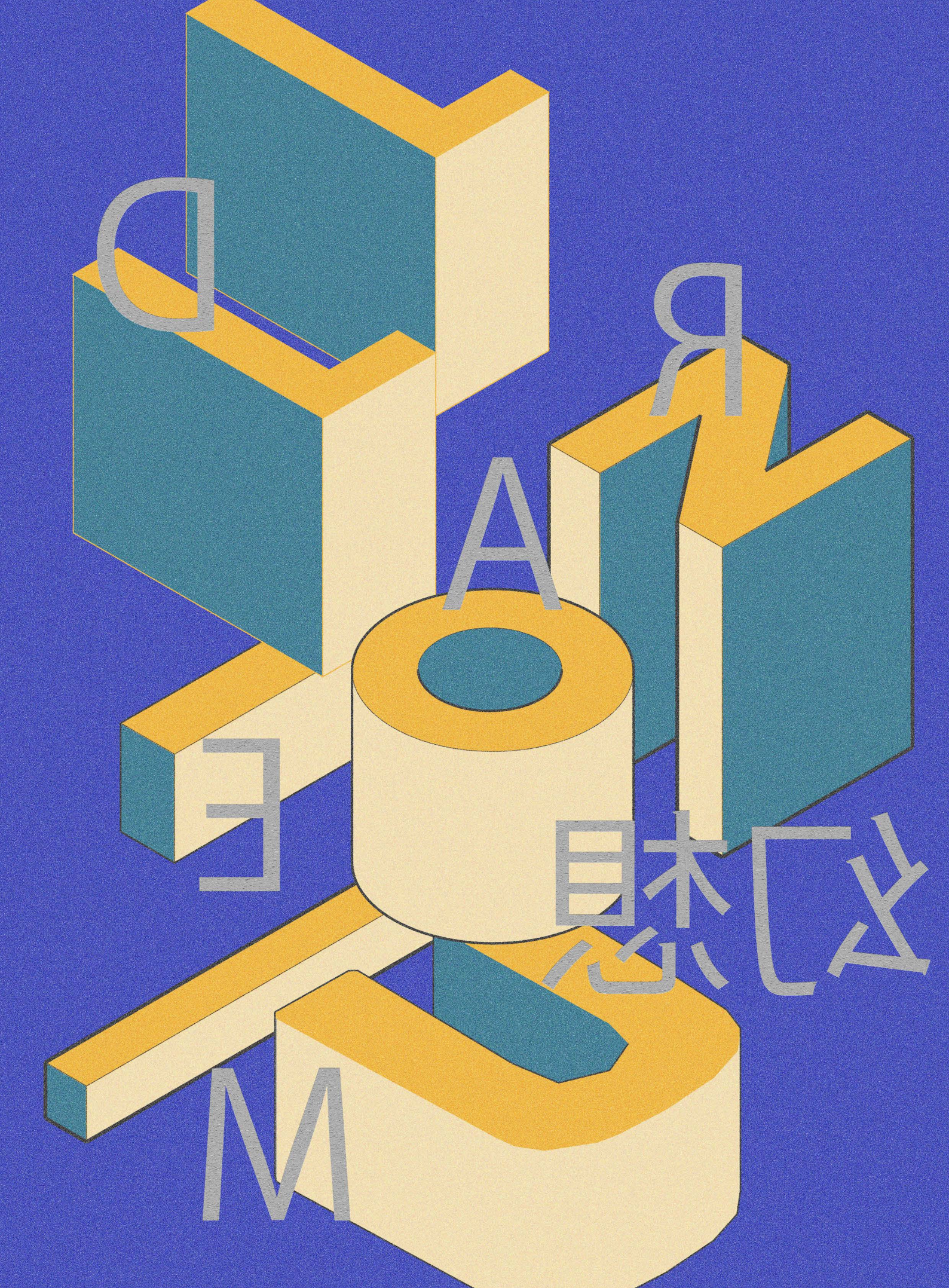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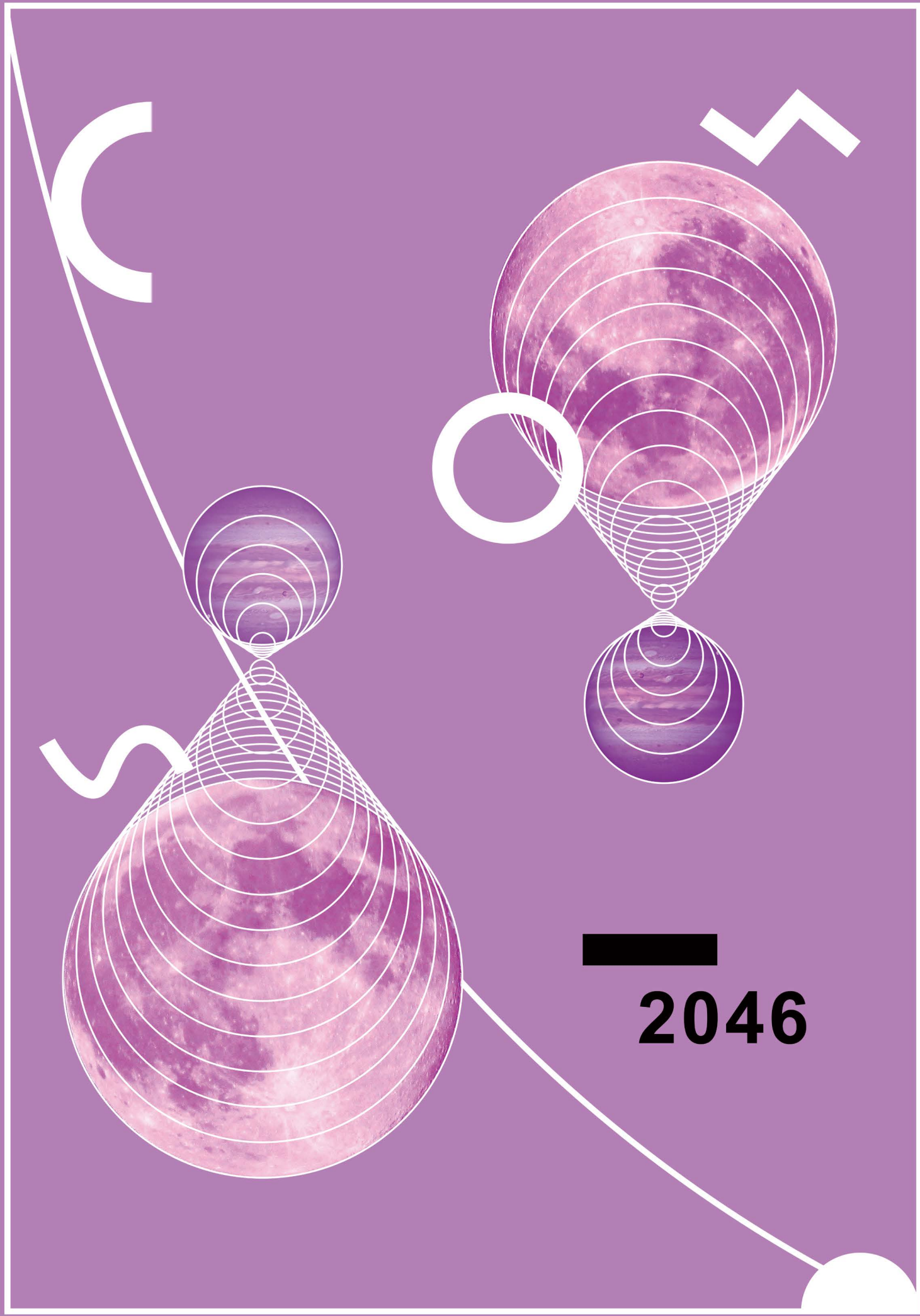


INTERSTELLAR



TEARING REALITY

IHN ZU FINDEN, TRIFFT DIE REALITÄT, REIST ER, WIEDER TRÄU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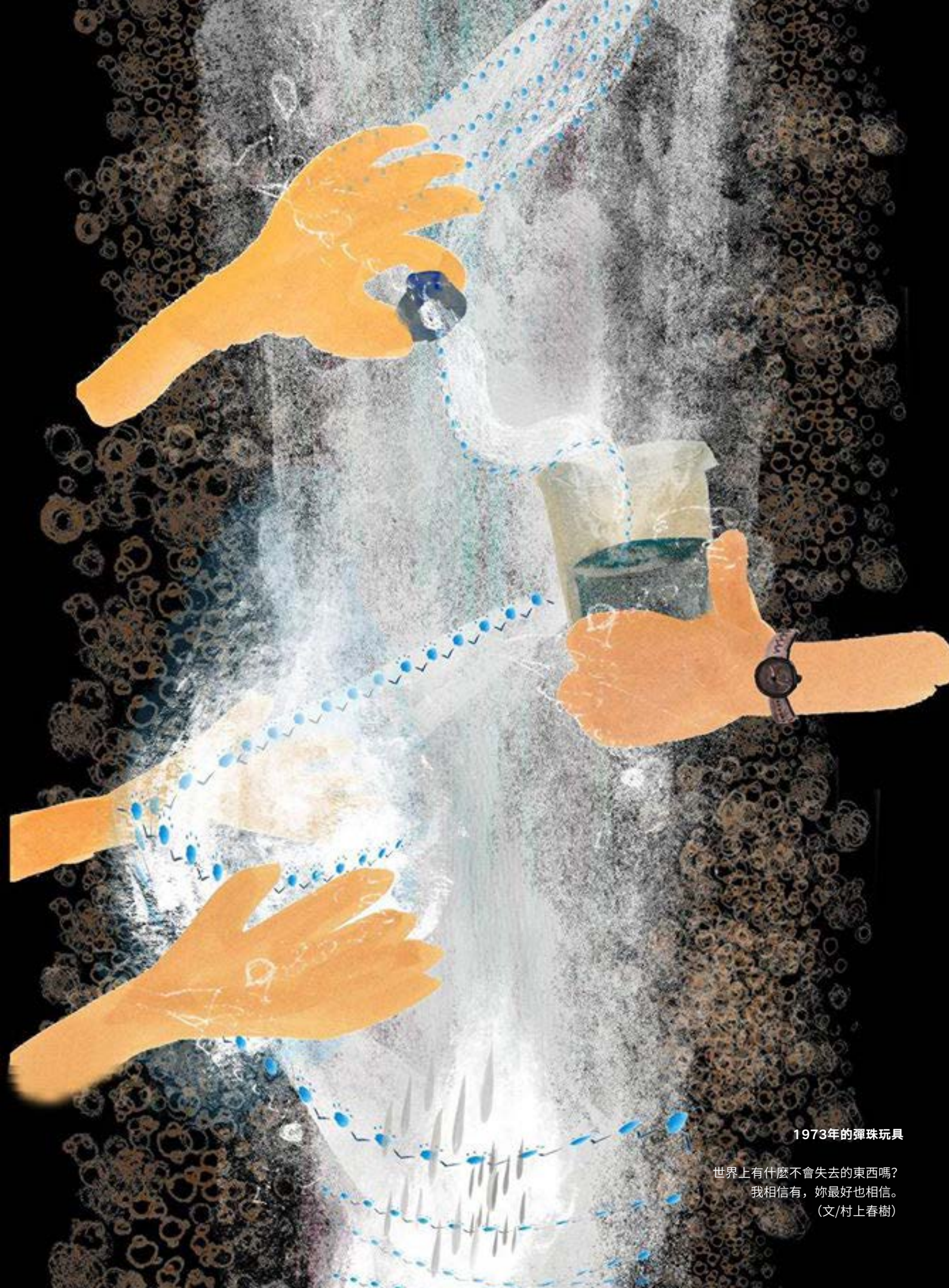


万象之意 为有戏之 罗妄生笔 森虚浮浅

作者：Littlesun Girl，插画家。
本名张雅筑，台湾人，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

简介：人如其名，像太阳般积极乐观，相信理想世界的存在。希望借由是创作让平凡的事务变得惊奇或者难能可贵，而重新看待那些日常生活其实很重要的小事。

更多作品，请关注其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ittlesungirl/> 或者 <http://littlesungirl.blogspot.tw>



1973年的彈珠玩具

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
我相信有，妳最好也相信。
(文/村上春樹)

傷心咖啡店之歌

青春像是一場風暴，
我們都像得了一場熱病，
那時的想法，
現在想起來，
有時候連自己也不明白。

(文/朱少麟)



到處存在的場所 到處不存在的我

我終於明白，
真正能夠作為支撐的東西
就只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已。
如果不到各處去看看，
不閱讀各種書籍，
不聽音樂的話，
就不可能發展出自己的想法。
(文/村上龍)





玩具國物語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年輕人快點變成大人
甚至連小孩子都人小鬼大
因為他們被灌輸了聰明才是最了不起的
單純樸素則根本被我們的教育棄如敝屣
希望這個人偶劇場可以讓孩子們
回到原來應有的位置
(文/川西芙莎)

《筑人》二〇一六年冬季刊 总第十六期

主办单位/Host
建筑工程学院《筑人》杂志社

顾问/Counselor
罗尧治 陈雪芳

终审/Final Check
傅慧俊

指导/Riviser
徐洁

赞助/Sponsor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主编/Chief Editor
黄腾腾

美术主编/Deputy Chief Editor
冯一笑

执行主编/Executive Chief Editor
陈泽建

刊名设计/Journal Design
赵璠

本期策划/Issue Schemes
黄腾腾 冯一笑 龚嘉佳

封面设计/Cover Design
黄翰仪

栏目负责人/Section Chief Editor
陈泽建 冯颖洁 徐洋奕

文字编辑与全刊排版/Editor
冯一笑 龚嘉佳 陈泽建 冯颖洁
张玲婧 徐丹华 徐洋奕 邹恒毅
凌佳燕 叶佳琪 黄翰仪 谭建良
庄逸帆 张天航 董倬诚 史韵白
叶盛捷 童珈慧 王小艺 李思黎
王莉娜 李佳宁 王逸伦 宋 璐
周 烨



投稿请发送至 cceazr@163.com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建工微悦读

